

倘
湖
樵
書

倘湖樵書二編小之十目錄

蕭山

賢人隱士

至孝心動

三焦有狀

毒目毒口毒手

楚服吳言

娶婦容儀

一月

湯餅索餅

宋興亡偶與前代相合

以蔡爲萊

棘園見怪

三到堂

河伯

太公望

孫子無名

浙江曲江

浙水

蕭山冠山

獸禽靈異

獸有節義

宦法有至公而難以通行者

禽木魚各有介性

草木花實種異

奢儉受用之異

奸相身後亦有知己

木之先兆

火之先兆

演習學宮

韓昌黎多溢美之詞

以人爲射的

土香泉香異

黃爲正色

工匠神手

異類與人爲偶

風水之說

附克釋

魚有丈夫婦人之號

石闢水闢

市

二親爲眞佛

彩鳥爲文明之象

賢人隱士

賢人而稱隱士必其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如朱桃
椎置草履于路易米而不與人接韓康以女子知其
名氏而遞入霸陵山中此乃真隱耳然賢人固不易
隱也老子未至函谷而紫氣先形于關吏嚴陵足加
帝腹而客星已見于司天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
僕役乃使子元方御車季方持杖從後孫長文尚少
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
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時夜德星聚明旦太史奏五

百里有賢人聚則是賢人之動便有形現難乎其爲
隱矣按說畧云西方畢宿有五車五星凡此五車各
以五寅日候之金車庚寅木車甲寅火車丙寅土車
戊寅水車壬寅有雲各具其色者賢人隱其下也京
房易傳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嘗有大雲五
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又曰青雲所覆下有賢
人隱青雲潤蔽在西北爲舉賢良也雲仙雜記云吳
興山有一樹類竹而有實似莢狀鄉人見之以問陸
澄澄曰名洛如花郡有文士則生易曰天地變化草

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夫賢人棲於深山窮谷。而星雲之氣。草木之英。輝映左右。不亦宜乎。山海經。柜山西臨流黃。北望諸毗。東望長右。有鳥焉。其狀如鵠。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鵠。其鳴自號。見則其國多放士。放逐也。陶淵明讀山海經第十二章曰。鵠鵠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遼東志云。陳宗。遼海衛人。性穎悟異常。初城南池蓮開黃花一莖。大如盤。一術者見之。異曰。是花世所罕有。城中當出一奇士。未幾。宗果生。四歲能書。五歲善屬文。號

神童尤長于篆刻。十八登進士。任刑部主事。宣廟
奇其才。遷尚寶少卿。卒年二十七歲。遣官諭祭。此亦
洛如花之類也。珍珠船蔡邕謂從弟谷曰。董卓性
剛難濟。吾且逃遁山中。以待何如。谷曰。君狀異常人。
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

至孝心動

子之身父母之身也孝經云至孝之極通於神明固矣曾子之母嚙指而曾子心痛豈非至孝之所感乃後世亦有似之者不必盡衣冠讀書之人也 後漢

書蔡順字君仲以至孝稱井桔槔朽在母生年上順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少孤養母嘗山求薪有客卒至母乃嚙其指順卽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嚙指以悟汝耳宋書余齊民晉陵人爲邑書吏父以病亡於家家

人第以病報之報未至民謂人曰此者肉痛心煩有
若割截且時時惶駭必有異故卽束裝急歸四百里
一日至至則知父死痛哭絕久之復蘓問母父所遺
言母曰恨不見汝民曰相見何難遂拊膺號叫一慟
而絕 梁書庾黔婁有至性嘗爲屏陵令到縣未旬
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
家家人驚異時易病裁二日耳聞醫云嘗冀可知差
劇爲取嘗知且劇遂每夜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
室中有聲徵君壽數盡不復可延以汝誠至得申至

月杪及晦而易亡居喪毀瘠過禮 又阮孝緒嘗往
鍾山聽講會母病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
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母病求藥須得生人葠舊傳
鍾山出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
隨其後至一所鹿忽滅就視獲葠母遂起其恒所供
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治補一夕忽自完衆咸異之
唐語林云張志寬爲布衣居河東隋末喪父哀毀
骨立爲州里所稱寇賊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爲里尹
在縣忽稱母疾縣令問其故志寬對曰母嘗所患苦

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曰妖
妄之詞也繫之於法馳遣驗之果然異之唐高祖聞
旌表門閭就拜散騎常侍 又裴敬彝父智周爲陳
國王典儀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涕泣謂家人曰大
人必有痛處吾卽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在事不
測能不戚乎遂急告歸父果已歿毀瘠過禮後以孝
聞累遷吏部員外 名賢錄云西安鄭崇義爲郡學
士讀書序中忽心痛不可忍日得無母有故乎奔歸
而母果病比卒結廬躬耕墓田郡境有蝗獨不食其

苗舍南木生連理後以明經中第謝而不仕 西安
楊錚兒戲卽習爲定省儀長事父母曲盡誠孝在官
監時忽心悸遡歸而父吳果疾越十日死 山陰周
廷瑞少有孝行一日他出忽心動馳歸而父疾正劇
遂侍湯藥晝夜不就寢 錢塘翁浩性至孝出告反
面不以有急廢禮一日屢出亦屢告不已旣沒告于
祠堂少壯老猶一日嘗入京師母居家感疾兩日愈
此兩日在舟中反側不能寐少寐卽見母病狀驚寤
復少寐又夢見如初 海鹽朱陳範裔出紫陽性極

孝父璠老有五子範獨任色養不以甘脆煩弟兄至
出入扶持調劑湯藥一以躬親之不一命婢僕妻子
以勞爲請範曰吾心安親心始安雖勞不病也子學
顏舉于鄉當北上璠念其幼命範與偕範不肯曰兒
安能去父左右爲小子作計耶父強之再三範不得
已挾子而北止至都忽夜夢父心動棄子試不顧急
策衛衝冰雪走七日夜抵家時父果以思範得疾範
歸卽霍然人以爲孝感學顏終成進士 東陽張大
輪爲工部主事三年報政忽夢父疾心動乞歸抵家

父果疾亟奔走醫藥卒不起得親視飯含棺殮悉如
禮 紀略云明瑄四川江津禪居僧有戒行嘗夜臥
心動謂其徒曰吾心未嘗動必吾親有他故遂夜馳
二百里至家母果疾謂瑄曰病甚恐不得見汝因咬
手指夢中恍惚有人曰瑄至矣今汝果來瑄剖股以
進母遂愈 閩書云莆田方其義字同甫工詩文好
關洛諸書嘗受業金壇王遂家一日心動裹裝徑歸
未入門而母歿終從事郎 周書齊煬王憲太祖第
五子也所生母達步干氏茹茹人建德三年冊爲齊

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風熱屢經
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
其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 周書劉璠隨
蕭曄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邁疾璠弗之知常忽一日
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卽號泣戒道絕
而復蘓當心痛之辰卽母死之日也居喪毀瘠遂感
風氣服闋一年猶杖而後起 南史梁鄱陽王蕭恢
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于都下不豫恢未之
知一夜忽夢還付疾旣覺憂惶便廢寢食俄而都信

至太妃已瘳 夢林懸解云高士廉家世顯赫也以
孝聞大業中爲治禮郎隋軍伐遼兵部尚書斛斯政
亡奔高麗士廉坐與交遊謫爲朱鸞主簿嶺南瘴癘
不遑將母留妻解于氏侍養而去尋被交趾太守丘
和署爲司法書佐士廉久在南方不知母問顧念彌
切常晝寢夢其母與之言宛如膝下旣覺涕泗橫集
明日果得母訊人謂孝感云 宋唐伯虎字長孺其
父游瀘南伯虎與弟庚居母喪于丹山伯虎夜半蹴
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

吾心動矣起裹糧走洪川冒江漲假漁舟至瀘南父
果病甚是日少間伯虎具舟侍父歸卒于家 搜神
記周暢性仁慈少至孝獨與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
常自嚙其手暢卽覺手痛而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
暢在田命母嚙手暢卽歸 南史宋尚書兵部郎戴盾
有孝性常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暴疾盾左
手中指忽痛不得寢至旦果得齒報 南陽宗元卿
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大
痛小病小痛鄉里號曰宗曾子

三焦有狀

高陽子脉訣云三焦無狀空有名寄在胸中膈相應
難經亦云三焦有名無形予按靈樞經云腎應骨密
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疎
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
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
也夫三焦爲右腎之府膀胱爲左腎之府觀經所言
三焦有厚薄緩急直結則分明有形矣三因方亦言
三焦者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

中出挾腎而上貫於胸有形可見古人又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豈其形之發爲氣而散布者然與然曰如瀆則亦有形矣如霧如漚意卽白脉而上貫者也當與神明於醫者講求之

毒目毒口毒手

人之克惡蓋有形質賦定而性且隨之而用非學習所能收者所謂下愚不移也抱朴子曰凡染彩者若令惡目見之皆失美色是其心未嘗欲壞天下之美色也而其目固已天定之矣靈樞經曰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咒病爪苦手毒爲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痺何以知其手毒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是其心未嘗欲害天下之人與物而其口其手固已天定之矣

然則世之爲惡目爲毒口爲毒手者往往而是爲君子者可不思洗心於密而藏身之固哉 按初虞世古今錄驗五月五日前齋戒看桑下有菟葵至五日午時至桑下咒曰繁黎乎俱當蕪婆訶咒畢以手摩桑陰一遍口齧菟葵及五葉草嚼熟以唾塗手熟揩令遍再齋七日不得洗手後有蛇蟲蠍螫咬傷者此手摩之卽愈此人工所造成毒手與天生成毒手又另一種矣 智度論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弱者卽死以氣噓人强者亦死此乃物之具毒眼毒口者

楚服吳言

史記索隱云。秦莊襄王本名異。人後質於趙而還。呂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曰。吾楚人而子字之。乃更其名曰子楚。史記又云。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夫服猶是服也。吾不知楚之服。何以動人如是也。魯哀公十二年秋。衛侯會吳于郕。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此出公報也。子貢請束錦以請于吳太宰嚭。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吳言。公孫彌牟曰。君必不免。執焉而

又悅其言。後出公輒果死于越。晉陸機雅能吳語。吳
兒聞之。皆有歸思。語林曰。劉貞長云。丞相何奇。止能
作吳語。及細睡也。世說云。劉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
暑。丞相以腹熨彈碁局。曰。何乃洵。劉既出。人問見王
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吳人以冷爲
洵。音杜甫云。賀公惟吳語。謂賀知章也。唐德宗時。王
伾寢陋。能吳語。上所褒狎。按伾蘄州人。故吳語。夫語
猶是語也。吾不知吳之語。何以動人如是也。按世說
云。桓玄問羊孚。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

隋遺錄曰湯帝有留儂不留儂不留儂也去此處
不留儂自有留儂處之詩又贈羅羅詩有幸好留儂
伴成夢不留儂住意如何之句蓋帝自達廣陵宮中
多效吳言因有儂語 按漢記高帝六年封王子肥
爲齊王人能齊言者悉隨則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語
在孟氏非寓言矣 後漢書法冠一曰柱後

獨斷曰
柱後惠

文高五寸以纁爲展筓鐵柱卷執法者服之侍御史
廷尉正監平也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
楚王常獲之故以爲冠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

冠而繫者南冠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
近臣御史服此亦楚服之重于後世如此文獻通考
吳歌雜曲並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凡此諸曲
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又有因絃管金石造歌以
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此亦吳言之重于後
世者如此 中吳紀聞吳人呼來爲釐始于陸德明
貽我來兮來甲復來皆音釐蓋德明吳人也言罷則
以休繼吳王一日語孫武武曰將軍罷休亦吳語也
予按急就章來士梁作釐士梁蓋阜衆亦吳人耳

揚雄方言大袴謂之倒頓小袴謂之芙蓉衫楚通語
也然則楚人于服亦以麗艷爲名 南史宋世東南
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字靈符吳興烏程人江深之及
吳郡吳人顧琛吳音不變

娶婦容儀

近時娶婦新婦以帕或綾紗蒙其首其禮不知起于何年按通典杜佑議曰婦如王化人倫之本拜時之婦禮經不載自東漢魏晉及于東晉咸有此事按其儀或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于嫁娶爲此制以紗縠嫁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六禮悉捨合卺復垂簾政教之大方成容儀之整法由是觀之蒙首之法其傳已久但古爲失時急要不備禮者而然而今遂爲通行耳 李氏刊誤云婚期云本日

拜舅姑夫謂夫之長屬中外故舊皆當婦禮卽通謂
之拜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親非舊皆列坐而覲
婦客豈其宜哉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嬉婦之法
于親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
賁不可思論或繫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客酣筭不
知限劑至使有傷手流血踈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
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
不賀今旣不能動蹈舊典至于德爲鄉閭之所敬言
爲士人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爲同其波流

長此弊俗乎近時亦有此俗考前二賢之所論可憬然思矣 芥隱筆記云新婦轉席唐人已爾樂天春溪娶婦家詩云青衣轉檀褥錦繡一條斜 按段成式婚雜儀注云婿拜閣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聳爲戲樂至有大委頓者律有甲娶乙丙共戲甲旁有櫃比之爲獄舉置櫃中覆之甲因氣絕論當鬼薪又云女嫁之日將上車以蔽膝覆面又娶婦之家弄新婦 七修類稿云吳人娶婦欲長美觀瞻也楚人娶婦欲矮善哺傭工也地脉相接而風俗不同

大抵吳奢楚儉耳友人王蔭戲作娶婦詞云楚人娶
婦何喧喧高堂十日排酒筵親戚回頭小姑起傳道
新人短而喜低小腰身解哺兒春糧擔水不知疲西
家老人長吳塞吳人娶婦長者愛紗籠前引扶入門
新人長十媒人尊金馬下東步搖轉春風裊裊花枝
顫可憐吳楚地不同新人長短爲枯榮

一月

中國以月晦爲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唐西域
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黑月
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有大小故也故中國與印度
遞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爲小盡印度以十四日
爲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然而彼
此造曆者各有所據天行以日躔斗建相爲轉移斗
建于節氣上過宮日躔于中氣上過宮相去半月
中國以斗建爲主則宜以日月會爲月初天竺以日躔

爲主則宜以日月望爲月初並行而不相背也 溪
蠻叢笑蠻鄉最重重午不論生熟界出觀競渡三日
而歸旣望復出謂之大十五船分五色皂船之人尤
惡去來必有風雨一月之前衆船下水飲食男女不
敢共處弔屈原正楚俗也名爬船則是以旣望爲正
端矣 真臘國亦能推算亦有閏法但只閏九月
一夜只分四更 一統志廉州人以立冬後巳酉爲
臘先祭其祖後集親故共飲焉或云路伏波闢九郡
徐聞之人以巳酉日遇害故定爲臘而祭其先 福

州志閩王審知以五日卒。是日罷節事。相沿至今。郡人猶用初四日爲節日。守溪筆記云。正統六年。行人吳惠使占城。其國夜鼓八更爲節。

湯餅索餅

今俗以麥麪之線索而長者曰麪。其團塊而匾者曰餅。考之古人則皆謂餅也。劉禹錫賜進士張盥詩云。憶爾懸弧日。余爲座上賓。舉筋食湯餅。祝辭添麒麟。湯餅而舉筋食之。馬永卿云。卽世之長命麪。此唐人以麪爲餅之一證也。漢張仲景傷寒論云。食以索餅。餅而云索。乃麪耳。此漢人以麪爲餅之一證也。後漢梁冀傳云。進鳩加炙餅。世說載何平叔美姿容。面至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巾拭之。

轉皎白。則漢謂之煮餅。晉謂之湯餅耳。荆楚歲時記。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惡。越人俗言。冬至餛飩。夏至麪是也。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耶。湘素雜記。凡以麪爲食具。皆謂之餅。火燒而食。呼爲燒餅。水淪而食。呼爲湯餅。籠蒸而食。呼爲蒸餅。而饅頭謂之籠餅。市井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易其名爲爐餅。則誤也。晉書王長文在市中。鬻胡餅。唐肅宗實錄。楊國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餅。

宋劉裕以庚申卽位代宋者齊也而齊太祖亦以庚申卽位止闕一庚申宋太祖趙匡胤以庚申卽位代宋者元也而元世祖亦以庚申卽位則闕五庚申矣所尤異者五代宋高祖丁亥生宋太祖亦丁亥生而元世祖亦丁亥生耳 說苑孔子曰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于城之隅占者曰凡小以生巨家國必社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不治國家凶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賈誼新書宋康王時有雀生鵠占之曰小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悅射天笞地爲齊所滅又何

亡徵之相同也 七修類稿云史載宋以乙亥取江
州亦以乙亥失江州以丙子取江南亦以丙子失江
南以巳卯混一天下亦以巳卯亡國取天下于孤兒
寡婦亦亡天下于孤兒寡婦以爲報應不特此也幹
離不陷汴京宋臣有詣其營者觀其形貌政與藝祖
絕相類其殺太宗子孫幾盡而伯歲下臨安有識之
者後于帝王廟中見周世宗像索之分毫無異此二
事報應不尤異耶 南史齊高帝將受禪時兼太史
令將作匠文建陳天符瑞因言漢自建武至建安二

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二
年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泰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
十六年而禪宋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凡六十
年咸以六終六受六亢位也驗古揆今若斯昭著

劉元城語錄昔高辛氏遷關伯于商丘主辰今爲應
天府實我宋受命之地遷實沉于大夏主參今爲太
原府實河東劉氏舊地參商不相能物莫能兩大故
國家謂河東并州不加府號本朝初收河東在戊寅
年重午日乃火土旺日參水神所忌故尅之時宋興

已一十九年盛則後服衰則先陷靖康元年丙午歲
重九日太原陷其屬本朝纔一百四十九年丙午爲
天河水故火最大忌九爲陽數之極故以重九日陷
又淵聖爲第九世而卽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此
漢書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

以蔡爲菜

龍子猶云。官厨中酒神祀杜康。茶神祀陸羽。至菜神乃祀蔡伯喈。古今相傳以爲笑柄。然宋真宗臨軒策士。夜夢殿下有菜一苗甚盛。與殿基相高。及拆第一卷。乃蔡齊也。上見其容貌曰。得人矣。特詔金吾七人清道。自齊始。真宗人間之。帝告夢者必天上之神。俱以蔡爲菜。又安見蔡伯喈之必不爲菜主人耶。又江西

蔡

科解元蔡貴。瑞州府新昌縣人。是年貴于元

父行鏡聽法。以卜秋開。值一人自省下歸。一人問曰。

今年何物最貴。其人答曰。今年江西第一菜貴。貴聞之喜。是年果鄉舉第一。南海解元袁公炳。于嘉靖己未上春官。其童子夢神曰。公是會元。第頭上壓菜一窠。奈何。榜發不中。而會元乃蔡茂春焉。此皆以蔡爲菜之證也。

棘闈見怪

農田餘話載云至正庚寅浙江鄉試貢院中驚喧以爲見大蛇或言見怪獸莫測所在或言舊在武庫中之大蛇故賦場以角端爲題至冬方溫珍作亂江浙始用兵予于崇禎壬午分校南闈二場後外間喧傳棘場開一竇疑有關節內達者監試監臨官俱入內簾省視則牆兩層外層牆有穴而內層牆無之遂窒之而已至後夜仍穴之成竇監場御史葉瞻山于夜躬伺之則兩狐先後自竇而出兩眼如燈射人羣疑

始釋自此江南淪陷是科已後不復爲明之南閩矣
豈偶然哉

三到堂

宋晉江魏國夫人陳氏龍圖從易女內翰蘓紳妻永
相頌之母三公皆嘗爲杭守陳題杭郡舍柱云吾少
從父至此邦次與夫偕來今同吾兒凡三到盡閱江
山之勝東坡挽詞鷄鳴爲善日日新八十三年如一
晨豈惟家室宜壽母定爲朝廷生異人弘治間浙江
山陰張景崱進士妻唐氏七歲時父彬爲廣東按察
使隨任于衙前手植荔枝卽生長茂盛及子元冲陞
廣東副使同往再陞按察使又往凡三到後人立三

到堂誌之既而孫一坤復任廣東按察使接武是職
手澤流芳益遠較前事爲烈矣 青箱雜記宋李復

圭三世皆知滑州天聖中其祖康靖公若谷知慶曆
中其父邯鄲公淑知及後八年復圭又知前此邯鄲
公侍康靖題詩于州廨曰滑守如今是世官阿戎出
守自金鑾郡人莫訝留題別孫息期同住此看後復
圭刻石記其事曰仰承詒訓允契冥兆 一統志宋
曾紹堯知泰州有美政易占嘗知如皋縣孫肇知
泰州三世守官海陽有三至堂 記畧德清孫清簡

需揚州府學訓導孫子敏兵部尚書孫原貞孫登成
元壬辰進士循例省親時原貞尚在堂年八十有五
戲謂子敏曰古人謂吾兒不及汝兒以今觀之豈不
信然弘治庚申需爲浙江左布政使初原貞亦居此
職敏携妾侍養需實生于是歷五十年復官于此人
以爲奇需後歷官南京吏部尚書按北史鄭述祖傳
初述祖父爲兗州于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
祖時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跡得一破石有銘云中
岳先生鄭道昭白雲亭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僚此

皆世美之事 唐李昌武宗諤子昭邁十八歲鎖廳

及第昭邁子果鄉果鄉之子士廉皆不逾是歲登甲

科凡三世俱曾爲探花郎衣冠盛事

榜中取年少覓佳花箇會晏名

探花

郎 閩書方慎從慎言之弟歷知弋陽懷寧同安

淮安導江蘭溪六縣潮漳嘉三州再知漳州守漳之

目適慎言守泉旌旄相望二州榮之曾孫禧殿中侍

御史初慎從在嘉州手植荔枝于郡圃賦詩留取清

陰待子孫至大觀中禧持節按蜀郡學父老稱詩爲

賀

安慶府志三至堂在府治東宋元豐間楊希元建希
元之祖淳化中爲郡守父天聖中爲通判至希元凡
三至郡故名 又考之要按鄭義字幼璘滎陽人
渾八世孫仕魏爲中書令出爲兖州刺史表薦士類
時論多之子道昭博覽羣書亦官兖州刺史孫述祖
文雅有風采北齊亦爲兖州刺史兖人歌曰大鄭君
小鄭君相去五十載政治猶相同 陳眉公云孫北
野繇郎署分司荆南女方十歲戲于庭有小桃樹寸
許旦旦沃水母笑曰兒欲啖其實耶未幾北野遷去

女後適鍾西星西星成進士亦爲是官携家入署正
值夏月桃陰滿庭其實累累夫人攀桃且喜且泣曰
此吾手植以一籠餽親且告曰兒所沃桃今已獲其
實

河伯

胡元瑞應麟筆叢云河伯非水神也乃當時諸侯耳
竹書紀年載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夫
洛與河國名也伯爵也用與馮夷人名也又泄十六
年殷侯以河伯之師伐易則河爲諸侯而馮夷非鬼
神昭昭矣予嘗心是其說及考趙德甫金石錄所載
井伯敦銘云惟六月旣生霸戊戌旦王格于大室師
下一字父卽位井伯右內史冊命錫赤帶對揚王休
不可識用作寶敦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按左氏春秋傳

有井伯觀此則有河伯又有井伯皆古國名也世旣以河伯爲河神何不并以井伯爲井神乎 又金石錄載有唐河侯新祠頌秦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潼鄉華陰人按章華太子張衡傳注引聖賢塚墓記亦云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八石而得水仙爲河伯又引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夷三說雖異然其爲無所稽則同 夫河伯之辨胡元瑞引據甚明但不知何時加爵而侯耳余又考之博物志云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一日

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沉沉將滅若疾雷之聲昌
問于馮夷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東殷
于是費昌徙族歸殷則馮夷爲諸侯之名此亦一証
也 瑯環記云河伯晏伯禹于河上所獻奇寶不可
勝數禹悉不受惟受河圖及大龜珊瑚樹兩株而行
六國年表秦靈公六年始以君主娶河則此河
國尚有豈三老爲河伯娶婦之說哉 李廌師友談
說引東坡云郭子儀鎮河中日河出爲患子儀禱河
伯曰水患息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

無疾而卒予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然則河伯之娶婦又至唐末未已耶

太公望

金石錄載晉太公碑有云文王夢天帝服玄襪

襪字書

所無以立于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

太公于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

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計之曰而名爲望乎答曰唯

爲望文王曰吾如有所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

且盡道其言臣以此得見也文王信有之心與之歸

以爲卿士按碑文與史記異文王之遇太公也史記

以爲兆之于卜碑文以爲兆之于夢然史記載文王

之言曰自我先君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
耶吾太公望于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此先君太公
之言何所授豈非即夢乎但史記以爲先君之言而
碑文以爲天帝之言耳 貢太傅新書云文王晝臥
夢人登城而呼之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速以王禮
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
君禮葬之吏曰此亡主矣請以五大夫禮葬之文王
曰吾夢已許之矣奈何其背之也士民聞之曰我君
不以夢之故而背槁骨况于生人乎文王之夢靈異

如此。又信夢而踐之如此。此與夢太公望之事相合。
禮記載文王謂武王曰。夢帝與我九齡。我與爾三。文
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又何恍忽怪誕也。

孫子無名

宋葉水心云孫武齊人而用于吳在閭廬時破楚入
郢爲大將軍按左氏無孫武他書所有左氏不必盡
有然穎考叔曹劌燭之武鱗設諸之流微賤用事而
左氏未嘗遺况武功名章灼如此乃史闕焉又同時
伍員宰嚭一一銓次乃獨不及武耶詳味孫子與管
子六韜起語相出入春秋戰國間山林處士所爲其
言得用于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自周之盛至春秋
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于外者六國時此

制始改以孫武爲吳之大將乃不爲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其言闔廬試以婦人尤爲奇險不足信水心之辨証可爲詳確矣乃予細叅史記尤有疑焉其曰孫子武者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又曰孫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斬龐涓破魏軍之後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則是有兩孫子之兵法矣而世所傳止孫武子十三篇何也又腓刑曰臏史記周世家記呂刑之言凡腓刑皆曰臏而太史公自序有云孫子臏脚兵法修列則是斬龐涓

之孫子無名。不過指其消所爲刑黥。兩足而名之。其
况其名曰武者。又豈非以其兵法之盡善盡美而字
之耶。然則兩孫子功名赫奕如此。皆傳其事而不傳
其名。何哉。穀梁傳云。衛侯之兄。輒何爲君也。曰。有
大疾者。不入乎宗廟。輒兩足不能相隨。齊謂之纂。楚
謂之蹶。衛謂之輒。然則衛輒亦無名。以其足疾而因
稱之。與孫臏頗同。

浙江曲江

錢牧齋列朝詩選云錢惟善字思復錢塘人至正辛巳鄉試出羅剎江賦鎖院三千人皆不知錢塘爲曲江思復據枚乘七發引用因得成名遂號曲江居士官至副提舉張氏據吳遂不仕退居吳江桐川按枚叔七發觀濤于廣陵之曲江今楊州也又始興郡有曲江而韶州張九齡取此爲號又司馬相如弔秦二世賦曰臨曲江之墮洲此卽長安以其水曲折甚類廣陵之江故名唐進士晏遊曲江者是也虞喜志林

注曰今錢塘江口浙江山正号中潮木投山下折而江有反濤水勢折歸故云浙江夫浙江雖以折曲得名然未聞有稱之爲曲江者思復豈以引據七發指錢塘江爲曲江而得中式與考之瞿宗吉歸田詩話云錢思復以浙江潮賦得名起句云維羅刹之巨江兮寔發源于太末試官喜之遂中選蓋滿場無知羅刹爲浙江別號者後作西湖竹枝曲云阿姊住居段家橋山妬娥眉柳妬腰黃龍洞前黑雲起早回家去怕風潮友人戲之曰此段家橋創見却與羅刹江不

同也蓋西湖橋以唐人詩斷橋荒蘚合得名亦謂
孤山路至此而盡非謂段家者瞿宗吉元末人故至
正間事引之爲真蓋錢塘江爲羅刹江非以錢塘江
爲曲江也其號爲曲江或別有意瞿宗吉又云思復
號心白道人 郎瑛云錢塘江舊有數石橫截江巖
舟楫多爲所壞因呼爲羅刹石而江亦名之唐李建
勳詩云何年遺禹鑿半里大江中咸淳志曰五代開
平中爲潮沙漲沒今不知所在 今蕭邑誌列八景
中有羅刹湖

原缺

浙水

浙水之源發自徽州曲折而東以入于海故名浙江
予嘗疑之凡大水經行千百里未有不曲折而流者
黃河九曲不以曲名浙江三廻乃以浙著何哉河南
南陽府有浙川縣卽漢之浙縣也宋俞允德螢雪叢
說云丹水出上洛湍水出伊陽南流至浙川又南流
入漢天下之水罔不殊源而合流者惟浙湍同川而
異流本末不相犯故謂之浙焉如此則浙江之浙音
爲曲折之折字從挑才浙川之浙音爲分析之析字

從本旁松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析水卽水經之汭水也出析縣北南入于汭謂之汭口又云丹水合汭水則浙川之爲析信矣獨是浙江之水自富春達于錢塘海寧龍嶺兩山以入于海始名浙江其前此則浣浦漁浦蘭谿桐谿不一其名也但浙江自富春而下其兩岸並流之水不可勝紀而皆不入于江浙之西茗水滙爲雪溪入于具區浙之東剡溪合東小江於東江爲曹娥之水達于海姚江東帶慈谿亂于鄞江傳于大浹入于海鑑湖有八百里之廻環滙合西小

江繇三江所以入于海是皆與浙江之水同川異流
本末不相犯者矣則浙江之浙豈亦不可謂之析與
予嘗經行楊子江其支水入江可以鼓舟亂流而濟
者凡數處浙江以一日兩潮泥沙澱漲支水不可入
江則是四瀆之水古人命名以其獨入于海也千百
年後下流皆已滙合浙江至下流他水不可滙合四
瀆視諸侯浙江其當方伯之尊與 丹水出上洛潞
水出伊陽南流至浙川予考丹水抱朴子以水有丹
魚先夏至十日伺之魚皆浮水赤光如火網而取之

割其血塗足可以步行水上水經曰湍水出酈縣北
芬山隋爲菊潭縣水旁生甘菊極馨有數十家惟飲
此水壽至百歲之上二水並流而各著神功異哉

蕭山冠山

予邑以蕭山名而有蕭山。亦曰蕭然山。予里則有冠山。蕭山有二義。舊志晉許詢于此憑林築室。有蕭然自適之趣。故名。或云勾踐與夫差戰敗。餘兵棲此。四顧蕭然。故名。冠山亦有二義。天目飛舞至錢塘江。有浮山在江濱。面江屹立。伏江暗渡至浙東。則此山首出。故名冠山。又其山勢似眠牛。正面望之前一層低。後一層高。似乎烏紗帽之形。故曰冠山。顧予嘗考之。蕭子雲字景慕。南齊高帝之孫。兄弟十六人。皆封郡

公梁武受禪降爵爲子。弱冠授晉書百餘卷進之。幼而好道。累遷丹陽郡丞。尋遷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嘗携家遊江表名山。一日掛帆來訪廬陵王笥。初至清虛觀。時杜元老已于清虛得道。乃南齊故僚。相值情好如舊。以師事之。往來洞天間。頗得其秘。後過玉笥之東南。連山重崖間。今號蕭山是也。壇壝藥日遺迹猶存。會梁武璽書來召。與子特委家入朝。既至遷侍中。復以善草隸取重于時。子特亦善書。位太子舍人。先父而卒。太清元年。侯景之亂。募獲朝臣。景慕儀。

狀奇偉。雖年逾六十而神彩超邁。恐不免禍。遂急還
蕭山。後遷居清虛。五年。忽神人降言曰。館之東北有
郁木坑。水自東注。可以久居。蕭又徙家寓焉。又沈佺
衷撰感應塔記曰。梁武受圖。蕭氏命族至嶽陽。王僧
除會稽郡守。將訪誌公。決之休咎。乃曰。今之分命。蓋
還舊居。請詢曇彥上人。在彼香巖精舍。無何。法服早
已。驚心數日。嶽陽適至。曇師先伺門首。乃謂曰。許玄
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嶽陽王曰。弟子姓蕭。名
玄。豈許玄度耶。彥師于是延入虛室。遽焚名香。定慧

所加頃前因俄命同載適彼蕭山爰止舊廬遂禮
遺像與中吉利騰光仍于龕室之間撰出斧鑿之類
悲事出二別營雁塔不目而就夫嶽陽王于此地名
曰舊廬則居之久矣廬陵之蕭山以蕭子雲所居而
得名則會稽之蕭山寧非卽以蕭晉所居而得名乎
漢地理志云弘農有訾縣後改屬南陽又三十里
爲蕭山因祀光武得名蓋世祖始封蕭云然則宇內
又有蕭山一近浙江一近浙川亦巧合之至矣一
統志云冠山在山西平定州西南八里金元好問鄉

和雜詩五首之一云。新堂縹緲接飛樓。雲錦迴遭霜
樹秋。若道使君無妙思。冠山移得近城頭。獻徵錄云。
楊公傑別號立齋。世爲平定州人。成化戊子鄉試中
式。會試下第。入國學。尋歸。郡西有冠山。佛廬靜深。公
讀書其中。以餘暇爲詩歌。士多從遊。戊戌禮部廷試
俱高等。爲庶常。官至洗馬。若予里冠山。佛廬靜深。亦
如之。癸卯年甘露降于樹。先叔祖相公路然先生登
鄉書。次年三月神燈照耀。山頂如織。而先生成進士
列庶常。卒至于大拜。壬戌年。予讀書其中。而三月十

五日山下有石發光如燈。同讀書者共見。視其石其
黑瑩處如鑑。無物不照。然則予里之冠山。其發祥讀
書之人。殆有加于平定州之冠山矣。名勝志萊蕪
縣。漢昭帝元鳳間。山忽洶洶如千人聲。有大石自立。
高丈五尺。四十八圍。三石爲足。一石居上。其形如冠。
故名冠山。劉向傳曰。冠石立于泰山。注。冠山下有
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居上。此則泰山中亦有名冠
山者。四川巴縣治南六十里冠山。多古寺。有仙侶
剝削中石床。傘儼如刻畫。江陰縣亦有蕭山。山巔

干江河鮑鱗魚咸出其所。饒州志勝餘干縣。冕山與冠山相對。隋末林士弘退保餘干。敵至。市民避居此山。因而得免。號曰冕山。後乃作冕冠山。羊角山也。峰多奇樹怪石。前瞰琵琶洲。冠山嶺有龍池。朝野紀畧。正德中黃岩縣冠山。常患虎。居民相率鳴鉦揚刃。搜逐虎懼而逸。有戴采者。自負其勇。躡而追焉。虎窮而反噬。力不能支。遂爲所傷。虎乘怒挈其股而顛。顛決裂之。衆皆驚潰奔突。隣識郭表以素誼獨往救之。手刃虎。虎釋采而向表。表以刃自護。不得近。衆復

集虎乃去。采弟雙平生游情爲采所嫉。視采汪然出涕。躬負以歸。亟謂醫。醫曰殆哉。惟所爲爛屋蟲者。生嚼塗其傷。庶有瘳乎。此蟲出敗屋茅中。似蠶而大。且黑。雙旁皇遍索得數枚。持歸細嚼之。膏溢唇齒。見者蹙額掩視。有致嘔者。雙獨無難色。若不知爲穢物也。采雖竟不可爲。而卒雙一野人耳。視世之爲朋友兄弟。遇小利害。輒反眼下石。斗粟尺帛。不能相容者。何如我。

親此則黃岩亦有冠山四并存共事

閩書福建長樂縣有冠峯

山。山中有石如進賢冠也。

江西餘干縣有冠山四

又有見山有龍池在冠山巔王安石詩老龍天上回
峯頂石池開爐浪亂晴旭蟄沙驚凍雷陞羽于冠山
鑿石爲竈取越溪水煎茶

獸禽靈異

禽獸之中如麒麟鳳凰不踐生草不食生蟲騶虞食
自死之肉獬豸觸不直之人皆可以爲朝廷施仁惠
而揚德威因讀馬端臨物異考而得數則焉唐長慶
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異
獸而腰尾皆長色青甚迅猛見蕃人卽捕而食之遇
漢人則否此獸之可爲朝廷守邊圉者也又宋太中
祥符二年延州天建節道場有禽素質修毛赤味丹
趾集壇側槐樹醺罷方去五年七月乙酉建安軍鑄

聖像所啓道場神爵五色修尾黃喙集塑像上九月
庚辰復有神雀丹味黃腹背翅青綠集玉皇殿幕馴
擾不驚此鳥之可爲朝廷知禮儀者也大中祥符元
年五月封禪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言泰山舊多虎自
興工以來雖屢見而未嘗傷人悉相率入徂徠山而
去又泰山興工有鳥類鳥味趾皆赤役夫稍憊卽飛
鳴作起之聲衆工見其來舂插爭進將瞞而去日以
爲常目爲催工鳥 聞奇錄云僧子提建靈隱高峯
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荷磚置丁塔所又寺人于

荒榛間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犬卽跑古寺基溪呼
三尺取得佛耳塔成乃死此獸此鳥之可爲朝廷知
工虞者也宋太宗閣太平御覽自已至申時始罷有
蒼鵲一作鵲自上始開卷飛止殿鵲尾逮掩卷而去上

恠之以語近臣宰相宋琪對曰此上好學之感也昔
楊震方講間有鵲雀啣三鱸魚墮于庭亦同其應此
鳥之堪爲朝廷侍講讀者也若夫符生旣立猛獸
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及六畜
一年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爲害茲甚

遂廢農桑內外恟懼建炎四年正月丁巳胡兵圍陝
爲鴉數萬飛噪城上與戰聲相亂胡將婁宿曰城當
陷急攻之遂失守此獸則食人而不食畜此鳥則助
敵而不助宋乃禽獸中之禽獸與檮杌窮奇爲類矣
湧幢小品云工部徐謐興化人蓄一天鷺徐有往
鷺必從之或入朝則鷺盤旋雲漢候退朝乃飛下人
以鷺卜其去住家有亭曰問鷺 又同縣鮑氏雁媒
飛去年許矣忽聞空中鴈聲主人驚曰此吾家老黑
頭來也舉網令之則見雁奴將羣雛俱麗網中不怖

不驚而足銅環宛然 李適庵自記自滇遊回有僕
染瘴而死僕携有二鸚鵡流淚三日不休亦死焉亦
一奇也 南史陳司馬申歷事三主內掌機密頗作
威福性忍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遍罹其殃又
果敢善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年已者必以微言譖
之附已者因機進之是以文武解體至于覆滅常晝
寢于尚書省下有烏啄其口流血至地時論以爲譖
賢之效也此烏不亦能請上方之劍者哉 纂要楊

繼宗會郡城飢荒流死者相踵公憫念旣深遂不行

開白司道竟自發倉賑之有仇家韓某補本省叅議
陰拾其短劾敗之韓就任卽以擅支行文按公及展
牘狂風大作揭牘空中禽鳥數十擒牘碎之韓復自
巡撫兩院方下舟羣鳥復怒睛奮翅飛鳴若詈辱之
狀韓命射之不能退忽有老鷹迅擲而下除韓紗帽
碎之韓方駭異返駕事因以寢 述異記宋元嘉初
鎮北將軍王仲德鎮彭城左右出獵遇一鶴將二子
擒歸獻王餐之小者口爲人所裂不能飲食大者含
粟哺之含水飲之先令其飽未嘗忘也王甚愛之令

加精養大者羽翮先成每翥冲天小者未能飛大者
終不先出留飲飼之又于庭中騫躍教其飛颺六十
餘日小者能飛乃與俱去 隋書五行志煬帝大業
二年太府少卿何稠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
被水陸禽獸有堪斲毛之用者殆無遺類焉烏程有
樹高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民欲取不可上乃
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斲毛投于地時人或稱以
爲瑞曰天子造羽蓋烏獸自獻毛羽 泰州志元祐
初張次山知泰州素多才辨常有鶴集戒石前若有

所訴次山諭鵲使先飛令兵官隨往鵲止一大木上
蓋隣側有烹其二雛食之者卽以其人至鵲亦同至
次山爲斷治鵲始飛去 淮安鹽城縣有和顓者素
好生一日遇獵人得鵲雙隻將烹之顓詢其所得乃
掩覆鵲而取諸巢中顓倍價取而放之鵲方復巢覆
于成羣數月後翔集顓舍飛遶哀鳴去而復來若求
報之狀涉旬乃去其後家益餘裕 婺源人江嘉以
醫名家理宗久不豫召嘉至一再進藥上遂安先是
城東有古木鵲巢其顓嘉見以緣木得所伏二卵而

下就買之。復歸于巢。微傷矣。越月而鵲生。忽二鵲俱
飛至藥局。遺一草而去。嘉視之。有紅藤纏繞根葉。猶
潤。乃栽于花盆中。寶祐間。公主得漏胎疾。嘉以藤和
劑進果愈。命以官。受居京師十年。稱疾免歸。賜宅一
區。此與耳談所載一僧見鍋中有童蒸熟鵲卵二枚。
命仍置巢中曰。吾但免其哀號。越月鵲鵲生。升梯視
之。有直木一條。而彩色甚香。取供佛前。一倭貢船過。
視之。售價千金曰。此返魂香也。鶴林王露婺州州
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採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

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探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噉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卒以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窮神秘苑云。梁昭明太子在東宮。有一琉璃盃。紫玉杯。乃武帝所賜。既薨。置梓宮後。更塋開墳。爲鬲人。擄入大航。有燕雀數萬。擊之。爲有司所縛。乃獲二寶器。帝聞驚。敕詔賜太孫封墳之際。復有燕雀數萬。噉土以增其上。故名其湖爲燕雀湖。卽前湖也。

獸有節義

博物志昔日南貢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雌死于九真
至南海百有餘日其雄泥土着身獨不飲酒食肉長
史問其所以輒流涕焉寰宇記云象被傷則羣黨
相扶去死則向南跪拜鳴三匝以木覆之雜俎云
象久識見其子皮必泣明皇雜錄云明皇每賜酺
御樓引大象犀牛或拜或舞動中音律及西幸蜀祿
山驅舞象舞馬盡入洛陽一日大設聲樂出幽燕戎
王番胡酋長多未之見因出象給之曰此自南海奔

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睜目
憤怒界無拜舞者祿山慙怒盡坑殺之 七修類稿
元有駕象 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爰下林卿子
羽有義象之歌內有云誘之旣渡見天子拜跪不與
衆象俱象奴勸之拜怒鼻觸象奴賜酒不肯飲哺之
亦不餽屹然十日受飢渴俛首垂淚憤且吁則此象
豈供尋常駕列之玩已哉 懸榻篇云數年前粵中
獲一戰象諭之降不許諭之死點首乃以火鎗三百
發射之糜爛死死猶屹立不仆 世說桓公入蜀至

三峽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
不去遂跳上船至便郎絕破視其腹中胎者寸斷公
聞之怒命黜其人 南史南齊武帝出景陽山見一
猿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前日墮
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耳 墨客揮犀云僧悟空
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母腹
母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鳴數聲拔箭墮地而死射者
折矢棄弓誓不復射 幕府燕間錄云唐昭宗播遷
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頗馴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

袍名孫供奉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
君王便著緋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見全
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 搜神記臨川東
興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將歸猿母自後逐至此人縛
猿子庭中樹上以示之其母搏頰向人作乞哀狀直
謂口不能言耳此人竟擊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
被腸視之寸寸斷裂未半年其家疫死滅門 天中
記云果然獸似獼猴以名自呼色蒼黑羣行老者在
前少者在後得果食輒與老者似有義焉 國史補

云劍南人之采果然者得一果然則數十果然可得
蓋果然有傷其類者聚族悲啼雖殺之不去此禽獸
之狀而人心也 蘇氏家語云魏程堅字謀甫南陽
人磨鏡養母母喪哀號櫬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
暫輒爲草懸榻篇流賊破河內縣令丁運泰大罵被
礮所乘馬駿甚賊將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
逸不可制竟跳觸以死 王行甫云劉劍鐵嶺衛人
蓄一犬出入必從劍常以馬負薪山中犬亦從一日
犬忽獨歸向劍子國黥黑躍不已黥異之隨其所往

見刺爲盜所殺棄死石間取其馬去勲爲營墓畢人皆罷歸犬獨守塚不去日夜悲泣淚濕草土數日坎土及棺死棺旁 又錢良用亦遼人蓄一獵犬獵必多獲忽一暗夜急躍起銜良用衣引至林薄間亦自伏無聲已而胡騎至惟良用以匿免蓋胡騎氣動而犬先覺也有蕭氏貧是大重貲購得之經年犬不爲用復返良用良用貧貲費不能償以語犬令隨之去犬始爲蕭氏用常多獲焉 又浙西某子甲與某子乙隣居甲擁官勢張甚貧殘無已乙席父產稱饒而

甲常朶願耽耽會甲中盜盡其橐去因誣乙謂其
上盜而指其所有皆爲已贓悉乾沒而乙遂斃獄中
先是乙有高大善鳴墜乙甚憐愛之自是常往甲家
就食甲亦善畜之而夜則歸故宅垂首悲泣又復作
詬聲人無不異之者年餘甲有疾方臥床犬忽跳躍
上床噬其喉斷其頭家人驚救加刃斷犬首猶切切
有聲 又成化間有富商寓京師西華門內寺僧攜
其貲重商又單弱乞施焉與徒刺商先刺死二僕埋
土中越二日有貴客游賞過寺一犬噬鳴不已逐出

復來如有所訴命人隨犬去至尸地以足抉悲號發之二尸出尸下有呬吟聲商復活言僧殺之聞于朝諸僧皆斬是歲例當度僧以是罷不度 南史袁粲值蕭道成將革命自以身受顧託謀起義遂遇害有兒方數歲乳母携投粲門生秋靈慶慶曰吾聞出郎君者厚賞乳母號呼曰公昔有恩于汝故冒難歸汝若殺郎君以求利神明有知行見汝族滅也兒竟死兒存時嘗騎一大鼈狗戲死後年餘忽有狗入慶家過慶于庭嚙殺之併其妻卽袁郎向所騎狗也

臣法有至公而難以通行者

仕宦爲政惟其公而已然事有出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公行之于盛世則上下坦然而不疑若概行之于未俗則人以爲口實而窒礙不前矣華亭張莊簡悅歷官南京兵部尚書先是爲浙江提學初校士命糊名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遂不彌封而請托覬覦皆不爲動見聞錄云莊簡公督浙學深得士心凡公卿子弟卽學業未精亦聽與廣場之試但列名最後而廩膳之補則不容濫與也又陳恭愍公名選浙

江臨海人天順庚辰會元以監察御史提學南京試
卷明列諸生姓名並不彌封編號曰吾不自信何以
信于人。澈石閒談云清江敖方伯名英號東谷其
學無所不窺尤通達世務方其督學陝西時憶古者
學校之設本爲公卿大夫之子弟元士之適子與凡
民之俊秀考試時查係縉紳子弟文理稍通卽行送
學陶鎔或已故士大夫德業表表在人而家門凌替
有子弟堪入學者卽爲收錄而奔競之途不啓王
忠肅卽爲僉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訴訟事行贖罪法

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
其用故行之不疑雖然彼有財者亦不輕于犯法
指揮孫璟以公事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
或訴璟殺一家三人公曰卒死于罪妻女死于夫非
殺也命璟償葬埋費罷之璟後爲將有名 眉公見
聞錄云少保胡公世寧爲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
察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
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絕士夫
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真而求抑揚之當難矣上是其

言不禁 張湛生文輝崇禎甲戌進士任益都令有
異政崇禎末年流寇起境逐多盜文輝以書生親泚
戎馬截剿殆盡凡三試士三名內九人皆登科第時
服其藻鑑考選得吏部主政凡入銓之後例必嚴鍵
其戶杜絕知交公乃延客如初或謂之曰銓體尊貴
不宜稍褻且嫌疑當避謝之曰見知交卽不尊貴不
見知交卽尊貴耶且我不懷私雖把臂挈舊客何傷
止談風月古人有行之者矣遂延客如初而清白不
愧古人

禽木魚各有介性

凡禽鳥草木皆愛其類故禽經曰林鳥朝嘲水鳥夜
咬志草木者故亦曰草木蕃植曰庶草蕃蕪又曰獨
木不成林皆此義也然而亦有間出不盡然者羅

頤曰鷦鷯卽戴勝卽祝鳩也江東謂之烏曰音小于

烏能逐鳥三月卽鳴農人以爲候五更輒鳴曰架架

格格至曙乃止能啄鷹鵠鳥鵲乃隼屬也古有催

明之鳥名喚起者卽此其鳥大如燕黑色長尾有岐

頭上戴勝所巢之處其類不得再巢必相鬪不已

遜齋閒覽云斬州黃梅山有鳩巢于山岩大木中巢
下數十步無生草每春生一子能飛卽送出山巖三
雌雄獨留 博物志云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
飼之 鷦卽博勞易林曰鷦必單棲蓋此鳥好隻飛
未嘗雙 山鵲能效鷹鷂之聲而性惡其類相值則
搏 竹鷄之性遇其儔必鬪取之者掃落葉爲城置
媒其間而隱身于後操網焉激媒使之鳴聞之隨聲
必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鬪而網已起無脫者蓋日
旣閉則不復見人 蟬史云易曰離爲雉離火也其

體文明性復炎悍故爲雉禮記曰雉性剛而守節周
禮云大夫執雁士執雉取其有文采而守介陸佃曰
雉死耿介茹莖護疆善鬪雖飛不越分界一界之內
以一雉爲長餘者雖衆莫敢鳴鵠輟築記云朔漠
之地無他禽鳥惟鴻雁與翎雀鴻雁畏寒秋南春北
惟白翎雀雖窮冬凑寒亦不易處故元世祖作樂名
曰白翎雀詩緝云睥鳩屬類江東人呼之爲鷓鴣陰
陽變化論云睥鳩不再匹常立河洲之上爲儔偶性
好時每立更不移處所謂獨立俗云睥鳩交則雙翎

立則別而異處是謂翬而有別

李時珍云桂爾雅謂之棖

音晨

能侵害他木也呂氏春

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炮炙論云桂釘木根其木即

死故云木得桂而枯江南李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

徐鉉令以桂屑鋪磚縫中宿草盡死蓋桂性辛螫故

也嵇含草木狀云桂生合浦交趾生必高山之巔冬

夏常青其類自爲林更無別木

魏子才六書精蘊

云萬木皆向陽而栢獨西指蓋陰木而有貞德者故

字從白白者西方也

諸榆樹性皆扇地故其下五

穀不植玉南子云凡草木皆畏香聞南方有一大林
中如出一香樹諸木盡稿桂丁穀木非獨味辛亦氣
香也 名勝志云黎山中產各種香黎人不解取必
外人機警行商在內者解取之其法當七八月晴晝
遍山尋視見大小木千百皆凋瘁其中必有香凝結
乘夜月揚輝則香透林而起川草繁記取之大抵林
木凋瘁以香觸之故耳

鱗鯉魚赤目魚也孫炎云鱗好獨行尊而必者故字
從尊從必 鰯魚一名鰯魚健而難取在鰯同類力

禮書一編

卷之十

聖

儀禮小集

取而陷物者也其性獨行故曰鰥池中有此不能畜

魚

草木花實種異

凡草木每年一花一實其常也若桂樹則一秋再花而又有四季開花之桂月季花則一月一花差爲異矣若一年三花者則少見焉魏王花木志云思惟樹漢時有道人自西域持貝多子植于嵩之西峯下後樹高大有四樹樹一年三花 本草檉柳一年三次作花謂之三眠柳 南方草木狀云海棠身無閒枝直聳三四十丈樹頂四面共生十餘枝葉如楸欄五年一實實大如杯盤兩頭不尖雙卷而圓味極甘矣

詩疏廣要石栗樹與栗同但生于石罅間花開三年方結實其殼厚而肉少其味似胡桃仁熟時或爲羣鸚鵡啄之畧盡 述異記燕昭王種長春樹葉如蓮花身似桂樹花隨四時之色春生碧花春盡則落夏生紅花夏末則凋秋生白花秋殘則萎冬生紫花遇雪則謝故號爲長春樹 說聽集浙江開化縣有銀杏一株巨甚其實從幹上壅腫處剖出不繇枝生也取其旁被接他本仍實于枝上人目此爲胎生銀杏 湧幢小品云浦城縣村中有白果一樹世傳爲

仙人擲樹于上其枝垂生每年果熟時不生子枝節
惟于樹身廔成大塊破之可得二三斗多至石餘形
視諸果差小味則同 獨異志云晉太元中南郡所

一作
州字

陵縣有棗樹一年忽生桃李棗三種花子 酉

陽雜俎云胡榛子阿月生西國番人言兩物同樹一
年生胡榛子一年生阿月 橄欖子獨根樹東向枝
日本威南向枝曰橄欖 無石子出波斯國其樹三
月開花花微紅子圓如彈丸其樹一年生無石子一
年生跋屨子大如指長三寸上有歲中仁如粟黃可

噉 海槎餘錄云波羅蜜葉類冬青而黑濶倍之幹
至斗大方結實多者十數少者五六顆皆生根幹之
上狀類冬瓜外結厚皮若栗蓬多棘刺方熟時可重
五六斤去外殼內實層層如橘囊以其甘如蜜故云
一統志台州府出金松垂條如弱柳結子如碧珠
三年子乃一熟每歲生者相續一年上綴于條上瑾
錯相間 武功山圖坪庵一名小桃源有二杏遍簷
對峙各大丈餘東花西實至明年花實易向矣 淮
南王草本譜云模木生周公塚上其葉春青夏赤秋

白冬黑以色應其正 廣州記槩多樹不花而結實

實從皮中出自根著子至杪如橘大食之過熟肉生

許蜜一樹皆有數十 優曇鉢似枇杷無花而結實

又蜀中有木類柞衆木榮時如枯幹隆冬方萌芽

布陰衆人呼爲楷木 天中記方丈山有恒春之樹

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時之色 北戶錄印度出

耶核實果大如冬瓜熟則果赤剖之中有十小果大

如雞卵更破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頭如衆

果結實或在樹根如茯苓在土 木饅頭卽木蓮無

花而實如蓮蔓生緣大樹或牆屋又無花果其條杆
插可活無花而子生枝間八九月可食 古度樹一

名那子南人號曰柁不花而實大如安石榴實中有
蒲藜取之爲粽數日不煮化成蟲如蟻穿空飛出著

屋正黑似蚊子

見植物兼
動物中

耳談波羅蜜樹出百濟

波斯拂菻諸國實從樹莖出有刺殼裏之核大如棗
一殼數百枚仁如栗食甚美中國向無有明初始產
臨高邑歷五六十一年始多有之南海亦間有宣德間

正德初免

奢儉受用之異

儒林公議云張知白清儉好學居相位如布素時其
心逸如也及病革上幸其家夫人惡衣以見及臨知
白寢所見其敝氈縑被帳帟質素嗟笑久之亟令輦
帳具臥物以賜之後之稱清德者皆以知白爲師丁
謂貪權怙寵歛蓄無厭南遷日籍沒其一子尋賂異玩
陳鬻于市死之日家益困諸子相繼夭朝廷以其第
賜太后弟景宗後之言侈敗者皆以爲誠 歸田錄
云鄧州花蠟燭名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

萊公燭法公常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
好夜晏劇談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廁溷間
燭淚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常燃官燭
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人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
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
南遷之禍終沒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澠
水燕談錄云盧朱崖父億性儉素恬于榮進從少府
監告老歸洛以棋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叅大政
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

所稅駕矣後多遜果敗士大夫高其識 樂善錄云
孫承祐吳越王妃之兄貴近用事每一小飲殺命數
萬取鯉魚腮肉爲臠坐客數十皆足罔鹿數百庖人
不暇斷惟旋割取鮮腴以供膳一食羹凡二十品設
十銀鑊篝火以次薦之王常以大片生龍腦十斤賜
承祐承祐對使者索大銀爐作一聚焚之口聊以祝
王壽及歸朝爲節度使俸入有節無復向之豪侈然
臥內每夕焚燭二炬燃龍腦二兩征范陽頓城下鱸
魚召諸帥食水陸咸備性嗜魚作一黑漆大木桶貯

水令役夫擔負以從但恣口腹不計其費死不數年
子孫皆乞丐多餓死者 唐餘紀傳云劉承勲以善
心計事南唐先主爲糧料院使久之改德昌宮使德
昌宮者南唐內帑別藏也自楊氏開國至今江淮久
不用兵視他國最爲富饒先主有志四方專務節蓄
以備兵用然德昌宮簿籍煩委不克盡勾校承勲獨
任其間出納頓置于是公肆攘竊保大後貢奉事興
倉猝取辦愈肆奸利遂富埒封國園池甲第雄于都
下僮僕逾百人後房曳紈綺者數十輩每置一妓價

數十萬教以藝又費數十萬國亡歸宋久客無貴祿
祖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蒙齋筆談云文潞公洛陽
居第乃袁象先舊基屋雖不甚宏大晚得其旁美地
數畝爲園號東田日挾家僮數輩肩輿與賓客親戚
共遊無虛時旣罷遣聲妓取管籍中十餘人月賦以
金每行必命之執事人以爲適然公年已高捨家居
而適別館且未免平昔之好則猶若有少勞者杜祁
公謝政不造宅假館廻車院居之積十年薨于其中
余守宋時常往觀湫隘與編民不遠耆老僑指廢屋

三間爲公之書室公未嘗出亦不甚飲酒客至粟飯一盂雜以餅餌他品不過兩種無客卽靜坐不聞人聲有矚之者或賦詩作草書未嘗不滿紙也潞公出將入相窮極奉養而能安于約如此固自不可及若祁公則尤人之所難 獨異志云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爲之過三煎卽棄其滓愛飲惠山泉置水遞數千里運後遷謫卒于崖州 閩書引宋名臣言行錄云舊制御膳進一百二十器淵聖減作四十器高宗卽祚

又加裁省其後早晚其止一半不過數品駐蹕郡縣
兵火之後屋宇闕陋雖久駐亦不增葺中宮未還妃
嬪有名位者纔二三人其餘宮監有執掌者通不及
百人躬行儉節語宰相曰朕性不喜與人久處早晚
食只麵飯炊餅魚肉而已食罷多在殿旁小閣垂簾
獨坐設一白木卓置筆硯並無長物又詔有司毀棄
螺鈿椅桌等物而三丞相則不然李綱私藏過于國
帑乃厚自奉養侍妾數輩及服飲食極于美麗每享
客設饌必至百品遇出則厨傳數十担其居福州也

張浚被召贖行一百二十盒盒以朱漆銀鍍紅色漆
致如一皆其宅庫所有也呂願浩喜酒色侍妾十數
夜必縱飲前戶部侍郎韓杞家蓄三妾俱有殊色名
聞一時杞死諸大將以厚賂娶呂用數千緡得一人
號三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預外事公然交通韓氏
中外因以媒進時呂已六十七歲矣趙鼎起于白屋
有朴野之狀一旦拜相縱爲驕侈別起大堂奇花佳
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爲異香數種每坐
堂中則四爐焚香烟氣氤氳合于坐上謂之香雲又

艱難以來堂饌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將帥下逮
省寺官日費香直數十緡酒饌尚不計也其後鼎坐
臺疏落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沒都督錢十七萬
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奄有臨安府什物三
千餘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謂鼎必辯而鼎不辯也
余按宋家此時正士大夫臥薪嘗膽之秋名賢士大
夫而尚爲此何望其他哉三丞相不以功名終寧非
過奢之故而高宗享年八十一歲孝宗孝養極隆豈
非惜福有福哉 讀書鏡後五代漢吏部侍郎張洎

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于衣下如環珮聲郭威入京師先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墮凍餒而卒陳朝沈衆性吝嗇內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其自奉養甚薄每于朝會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又携乾魚蔬菜飯獨瞰之朝士共咥其所爲衆性狷急于是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高祖大怒因其休暇還建康遂于吳中賜死夫儉美德也爲國家守分爲子惜福此何不可若吝

膏傷雅道刻薄斷元氣此老氏所謂多藏厚亡可鑒也東坡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曰儉然吾儕爲之自與俗人不同 獻徵錄云劉瑾竊太阿之柄大肆憑凌目中已無天子李西涯公獨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尚書韓邦奇公門人也一旦侍坐有興化守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餽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

于庭乃啓緘取扇而歸其帕云公致政後遽菴楊相
國載酒肴過懷麓堂爲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
此器耶遽菴有慙色自後不敢用以觴云趙司成永
號類菴一日過魯學士鐸郎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
誕辰將往壽之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贊曰
帕二方也魯公曰吾贊亦當如之入啓笥索帕無有
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取之家人報已食其半魯公
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壽祝
公烹魚沽酒以饗二公歡甚卽事唱和而罷叢說云

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海內
名流其坐上常滿始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言勢
利其文章正足領袖一時風流儒雅前代罕見其比
耿子曰公仕宦五十餘柄國且十有八年矣公卒之
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醵金錢賻之乃克葬常過其
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宜一晏會之費焉耳談張
文忠公孚敬以議禮當上意五歲中立遷爲三公而
孚敬殫忠悉慮體國不私在吏兵二部時人所指爲
美庄肥庫絕不私黨華鎮守裁閹寺清政本日與天

子爭可否一言不允卽乞休立乘牛車出張家灣行
李蕭然無長物必中肯懇留遣使數回乃返曾不以
遇合固寵植黨營私其廉潔忠耿可謂社稷之臣
張蘿峰退休家居自尊大郡邑守令伏謁長跪土木
之功冠江南而實廉其卒也無羨貲足遺云 桂文
襄公夢官爲大宰身都上相而野無百畝之餘家乏
百金之積蕭然敝宅淡泊不異爲令尹時 夏文愍
公言久貴用事家富厚高堯雕題廣圃曲池之勝滕
侍便嬖及音聲人部皆選其最諸凡服御膳修如王

公旣而 上頗聞嚴嵩專特召言自家復任盡復其
勲階職秩時嵩已爲少傅則亦加少師以示並重而
言愈驕直陵之出其上凡有所擬旨行意而已不復
顧問嵩嵩亦默默不能吐一語而心恨之甚故事閣
臣日給酒饌當會食言與嵩對案不食所給而自携
庖甚豐亦不以食嵩也當嚴世蕃之用事吏部郎賄
最重都御史次之給事中又次之所以先御史者其
巡按得盡收贖鬻卿寺缺而給寺中獨不能也至吏
部之始已三千金而後遂至萬二千 籍嵩之家資

卷八

傳外錄

金可三十餘萬兩白金二百萬餘兩而他寶玉重器服玩所直又數百萬而知者尚恨其以綏故散逸不少孔氏雜說云有大功德方可享天下之福福不可過享也晉何曾無他功德致位三公性好奢侈其子邵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二萬錢爲限大官御膳無以加之邵兄子綏亦奢侈過度至永嘉之亂何氏滅已無遺矣

奸相身後亦有知己

奸雄擅權誤國氣息已絕人所共快故秦檜一死計報所及歡聲如雷顧尤恨其全身入地其墓在建康後孟珙滅金回屯軍于墓遺穢其上時人謂之穢塚此亦萬古人心之公也然天下事亦有不盡然者鶴林玉露云漳河有七十二冢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人歲增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番酋爲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宋文憲公云賈似道三朝宰輔一旦敗亡朝

野觀勿之恤惟承天主僧彬木禪火焚遺體投其仲
子歸葬會稽之附子崗仁恩斷江禪師經似道墓詩
有權握三朝位三事祇應知是僧彬之句按史異
云宋寧宗慶元六年簽書樞密院事林存爲似道所
擯道死于漳漳有富民蓄油黏木甚佳林氏子弟求
之價高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取待賈丞相德
祐元年似道謫死于漳郡守與之經營竟得此木以
殮是則似道終應林氏子弟之言而死于漳又幸遇
僧彬而返其骨于會稽也不謂之知己不可得已

幾堅志蔡京死四十年遷羣皮肉消化胸上隱起一
卍字高二分如鐫刻丁謂臨終神識不亂豈好雄固
有誓回頭耶如太平廣記載李林甫是仙官謫降頭
上常現青衣童子盧杞從葫蘆中登天不願爲天仙
願爲人間宰相是仙班中儘多穢雜而掌仙籍者頗
糊塗于人間不可解已 畫墁錄云丁晉公南遷過
潭州雲仙海會寺供僧致齋樓無數滿山谷林木皆
折不可致詰東軒筆錄丁晉公流落貶竄十五年髮
髮無斑白者臨終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誦

佛書以沉香煎湯時時灑少許啓手足時付囑後事
神識不亂正衣冠奄然化去 廬山有相辭潤初李
騰空事女冠蔡尋真入廬山學三洞法以丹藥符錄
救世道成告歸別于此祠故名延真觀卽女真李騰
空所居李白贈李騰空詩云多君相門女學道愛神
仙素手掬青霄羅衣躡紫烟一往屏風疊乘鸞着玉
鞭又贈內云若尋騰空去應到碧山家水春雲母碓
風掃石楠花若戀山居好相邀弄紫霞騰空宰相林
甫女所居乃昭德皇后施建又名昭德里

水之先兆

凡黃河水有時洶湧逆流而上者必有大水。治世
餘聞云 戊午六月南京并蘓淞常鎮嘉湖杭徽
諸處河港潭池井沼水悉泛溢二三尺許似潮非潮
大亦無雨沿海去處約有四尺千里相應豈蛟龍妖
異所致抑水爲陰物過多失常爲災也 史異云徽
宗宣和六年五月大雨水驟高十餘丈犯都城自西
北牟駝岡連萬勝門外馬監居民盡沒前數日城中
井皆渾宜和殿後井水溢蓋水信也 閩書云泉州

清源山有清源泉深五六尺甘潔無比舊有靈物身如魚耳如牛現則大水宋乾道壬辰歲是物常見身正白頭如五斗栲栳吐舌聃然是歲大水撤州門扁類投沒洪波厭之乃已 大田縣有蛟龍泉天將雨則水先渾 七修類稿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以後接連五日時有黑塊大小不一往來衝口且暮人皆見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北京連雨西山水發湧入都城數尺房多倒沒死無算直入皇城

鎮江府志云薛家井在縣西南五里薛家門外深四十餘尺平日汲綆須三十餘天欲大雨前半月則水溢平井口鄉人以爲驗日月生齒星芒角滿天星搖動天晦若低小星白如欲墜蟻垤封魚浮水面池塘綠泐琴聲不清鼓音不亮日酷無風背心獨熱鳳仙芒種前花野薔薇立夏前花藕夏至前花筍透林柳魚脊骨曲皆主水蠃蛸之屬倉皇羣飛穴處蟻蟲盡出于外日出時雲多破漏日光散射皆是雨徵 四時纂要云凡河水洶湧逆流而上者必有大水檀樹

至夏有不生葉者忽然葉開當有大水 相雨書四
方北斗無雲惟天河中有雲三梗相連如浴三口必
大雨夜半天漢中有黑氣相連俗謂之黑猪渡河雨
候也餘見農家測天中

火之先兆

避暑錄話云往在江東宣州大火幾焚其半前此有
鐵佛坐高丈餘而身忽迭前迭却若俯而就人者數
日土人方駭旣而火作 剡溪漫筆云萬曆丁酉六
月十九日三殿門樓災延及西省累朝典章焚燬過
半其前十餘日羣鼠盡出縱橫滿堂層累如積更乃
畧不畏人可以探而得之庭有古槐一株婆娑如蓋
乃是國初舊物前三日忽作風雨聲大以爲怪旣而
火作并爲煨燼火之先兆乃爾 文獻通考紹興二

十年溫州戒福寺有銅佛像頂珠自動光彩激射終日不少停數日火作自焚此皆火氣盛金失其性而爲怪 閩書云正德二年福建寧德縣學古榕上各窠禽數百飛繞兩日至七夕夜火從鳳池境延燒廟及縣火尾飛過城墻城內外人家各燒三百餘家 宋義熙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弘時爲吳郡晝在廳事見天上有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卽大發弘知天爲之災故不罪火主 唐大順二年七月癸

丑甲夜汴州相國寺佛閣灾是日暮微雨震雷三日
有赤塊轉譙門藤網中周而火作頃之赤塊北飛轉
佛閣藤網中亦周而火作既而大雨暴至平地水深
數尺火益甚延及民居三日不滅 墨客揮犀云有
小兒夜戲溪旁見星墜視之得一石圓如鷄卵因携
歸是夕其家大火明日棄于道上爲一士人所得經
數夕又火遂還棄溪中夜將半復化爲流星飛去
旂山雜說嘉靖癸丑嘉興宣公橋失火延燒甚衆士
人黃湛泉偶至郡泊舟橋下見火中一物如貓火愈

熾其物愈大少頃卽成一大紅人湛泉歸數日家亦
失火蓋先兆云 宋馬純陶朱新錄紹興己酉永嘉
火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之江澚躍入小舟渡至城
下初不懼人命獵士殺之時高開府世則寓城中謂
其倖趙允蹈曰熊于字爲能火郡中宜慎火燭笑不
以爲然已而延燒官民舍十七八獨州治存焉續文
獻通考弘治十一年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馬文升
謂當嚴武備兵部郎中何孟春曰熊之爲兆旣當避
盜尤宜慎火未幾城內在處火災禮部焚禁內亦火

乾清宮焚或問其故孟春日予不曉占書宋時永嘉
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言熊于字爲能火厥後果
然蓋憶此事而爲言耳不意竟驗 歐陽文忠歸田

錄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旣而大內
火遂遷至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于洞
真洞真又火又遷于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孑遺
遂遷于景靈而官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至
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他所遂遷于集禧宮迎祥池
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式如兄云萬曆

甲寅年予宗火禍作正月初八初十凡焚兩宅皆高樓大廳聚幾數十家者須臾灰燼衆方請神祈禳敷演梨園正陳設間而突見一紅雀飛入室隅衆駭逐之穿房而去俄而火發一宅又燼矣予友樓吉寢云烏傷李生兄弟皆列膠庠頗稱長厚已酉歲值督學使者江右陳大綬險刻貪憚遣客賣序貢李長公序在第十八功名心急而納賄焉已而前十七廩生或黜或降竟序及長公爲歲薦次年長姆育蠶獨一蠶苗大而赤色三眠之後愈大愈赤雄于諸蠶結一赤

繭大如鷄卵持謂其奴曰如此佳繭焉存其種明年
多育之不染而有天然之色相與稱嘆不已已而繭
裂火出焚蕩室廬爲之一空蓋十七人遏抑其功名
之報也爲赤雀爲赤蠶豈非火之先兆與左傳所載
裨竈梓慎以融風爲火之始鳥鳴于宋社日出出
疇皆是類也然則火之先兆亦多端矣耳談云萬
曆丁酉黃鶴樓重災顛風大吼火飛越城樓縣治遂
及鶴樓一時灰燼鶴樓從雲中鼓風焰所着處千八
百家不屬而焚先是江夏令葉公夢一赤髮兒侍案

頭又于臥榻拾一石熱可炙手兆已先見又先一歲所東門黃鵠山白氣自地起彌日亘天而鶴樓後山岸舊嵌有石碑爲昔人文字不知何繇放光如炯竟能照隔江城閣風帆雲樹曉暮隨日光出沒處湛湛可辨遊觀者傾城人皆以爲祥不測其故又豫章鐵樹宮嘉靖末忽有着緋人從天乘雲而下坐宮之上始一童子見之數日闔閭人無不見之數日火無故自發耳目記唐開元間衡州五月頻火時人見物大如甕赤如燈籠所指處皆火起人咸曰火殃

文獻通考云周威烈王冬十一月晉有火下于北方
有聲如鼓未幾晉大火。開元五年十一月定陵寢
殿火是歲洪州潭州火延燒州署人見有物赤而暎
凡赤暎飛來旋即火發。唐昭宗天復三年有鳥如
雉而大尾光如散星集于戟門明日大火曹局皆燼
惟兵械存。

滇蜀學宮

四川文翁學堂名周公禮殿方輿勝覽前代以周公
爲先聖以孔子爲先師故學必祀周公以孔子配之
至唐貞觀始從房玄齡議更祀孔子開元諡文宣王
位南嚮自是號文宣王殿而周公之祀遂廢然舊像
猶存帥袁說反別爲殿祀之 常璩曰元封元年使
司馬相如南畧昆明二年使韓說開益州授經學故
雲南有漢學基焉 華陽國志云章帝元和二年蜀
郡王阜爲益州郡太守治化尤異神馬四匹出滇池

中甘露降白鳥見于是始興文學漸遷其俗許叔
鄩單人以漢元初入中國受五經歸以教其郡人
張志誠鄩閩人以唐太和中入成都學義之書帖歸
教國人 滇載記南詔晟羅皮以唐先天元年立孔
子廟于國中 晉江陳奇爲新泰新論庠中有老聃
像以孔子侍奇申毀之 後漢書明帝永平中命郡
縣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
大學衍義補云自唐以前並祀周公而以孔子爲配
自後專祀孔子而周公無廟誠缺典也宜爲建廟于

魯一視孔子有司歲祀用釋奠儀但不通行于天下

庶于報祀之典爲稱 嶺南異物志云自廣南近海

數十州多不立文宣王廟有刺史遇釋奠卽署一胥

吏爲文宣王亞聖鞠躬候于門外或少不如儀卽判

云文宣亞聖決若干下 名勝志南寧有負金山石

皆黑青其頂石有穴狀若馬蹄水深尺餘郡中童子

初學書必投肥穴中然後汲以研墨土人呼爲右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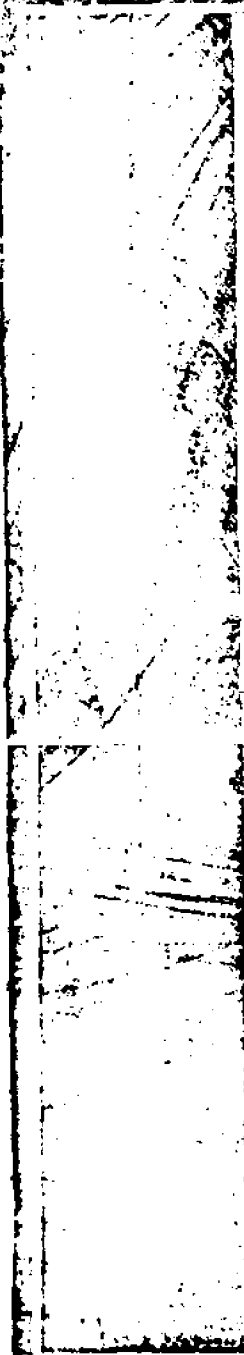
硯池也 雲南志武侯征西南夷而夢見周公故勅

所在祀周公 羣居解頤云南中小郡多無緇流每

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昭宗卽位柳韜爲客管宣
告使赦文到下屬州自來無僧道皆臨事差攝宣時
有一假僧不伏徘徊太守王弘大怪而問之僧曰役
未到而差遣偏去歲已曾作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
尚聞者無不絕倒廣川書跋云當三代時夔伯奚
世爲先聖祀于諸國至漢始以孔子祭于學天子親
祀自晉成帝至唐武德定著于令其禮稍重唐貞觀
中始以孔子爲先聖永徽定令復用周公爲先聖黜
孔子爲先師開元詔曰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自

今後夫子南面而坐內出王者袞冕之服衣之
文宣王列戟而以門人爲配 予族侄激江通判則
庵三教辯小序云滇俗奉三教像城郭村落所在多
有中爲釋迦牟尼文佛趺坐青蓮花右則爲柱下史
老聃跨青牛左則先師夫子趺坐空麟轡怪誕不經
駭人耳目司牧其地者不一建議以祛滇人士之惑
是亦吾鄙之責矣爰著辯以告同志焉 曹石霞云
滇素不知祀孔子以王逸少爲師逮至元中慶路總
管張立道涖茲土乃始建學宮置孔廟麟象之設其

在未置學宮之前也如滇人所傳三聖人之像則若
近者楊道清火舌不爛當乘紅蓮花脫空塔草示異
當乘靈芝王逸小童當乘鷺耳 元賽典爲雲南行
行省平章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置學田錄是
文風稍興



韓昌黎多溢美之詞

唐亳州刺史李繁撰相國鄴侯家傳十卷鄴侯
泌之子也太和中以罪繫獄當死恐先人功業不傳
乞廢紙粗筆于獄吏以成家傳戒其子求世間人潤
色之後竟不果陳氏曰繁常爲通州文公贈諸葛覺
詩所爲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者也其曰行年餘
五十出守數以事屢爲丞相言雖懇不見錄則韓公
于繁亦拳拳矣新舊史本傳稱繁無行漏言裴延齡
以誤陽城師事梁肅而烝其室殆非人類然則韓公

母乃溢美而繁所述其父事容可盡信乎 鶴林王

露云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于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用者百有餘目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奸宿賊銷縮摧沮覓亡見喪影滅迹絕非閣下條理制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及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

京兆尹恃寵強慢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一
不以介意方務聚歛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
年雖旱而殺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轢公卿勇于
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市里驢呼皆袖瓦礫遮道
伺之與前書一何反也豈書乃過情之譽而史乃紀
實之辭耶然退之古之君子單詞片語必欲傳信寧
肯妄發而譽之過情乃至于此 唐穆宗時以工部
尚書鄭權爲嶺南節度使卿大夫相率爲詩送之韓
文公作序言權功德可稱道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

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効也舊唐
史權傳云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爲鎮
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寶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爲朝
士所嗤又薛廷老傳云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使
權之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以右
拾遺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然則其爲人乃
貪邪之士爾韓公以爲仁者何耶 昌黎集有再上
于襄陽書雜志云于頔在襄陽點山燈油一上二千
石嘗張燈宴客牡丹會暨集坐一虛亭寂無所有俄

問左右云香發未答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
郁然滿坐羣侍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列有女伎數
十首戴牡丹衣領皆綉歌昔人所作牡丹詞進酌而
退前後花與器皆十易杯器皆如其色酒竟歌者舞
者數百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恍然若仙
遊頓喜豪奢性尤嚴刻吏民憚之然觀雲溪友議所
載于襄陽之豪邁如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
于襄陽傲睨自若無郡吏之禮求賜錢一千貫絹一
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于公覽書

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需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恭之
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匡廬山人符載遺三尺童
子齋數幅紙文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
墨衣服等又崔郊秀才所通之婢頗以錢四十萬得
之寵盼彌深郊于寒食相見贈以一詩頗見其詩卽
以此婢及帷幌奩匣悉贈之又戎豈有善歌者頗使
召焉及至所唱歌乃戎使伎之什也頗卽多以綰帛
贖行以書遞謝如此舉動亦足消受韓吏部之書爲
千古佳話也 謾言長語云韓文公送李愿盤谷序

讀之則見愿之高不可及矣不知愿乃李晟之子愬
之弟屢爲節度使皆以貪奸敗事韓文假借大過愿
有觀翟玉妓詩最爲淫褻 孔氏雜說云韓退之晚

年遂有聲樂而服金石藥張籍祭文云乃出二侍女
合彈琵琶箏旣而更曰父疾日浸加孺人侍湯藥白
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二病訖小痊微之煉秋
石未老身溘然夫退之常譏人不解文字飲惟解醉
紅裙而自敗于女妓作李博士墓誌切戒人服金石
藥而自餌硫黃乎愚觀昌黎文公原道闢佛巍巍乎

孟子之後一人矣文名既盛其爲人所乞及上書乞
人未免詞多假借不足爲公譽也至悅聲妓而餌金
石乃通人之一蔽骨力如公而不能自拔反以速殞
其軀爲可惜耳

以人爲射的

攷儀禮註曰大射之禮王將祭射宮擇士以助祭也
張虎侯熊侯豹侯其制若今之射的矣謂之侯者天
子射中之可以服諸侯也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
辟雍行大射禮然考工記載祝侯之詞曰惟若寧侯
母或若汝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汝強飲強
食詒汝魯孫諸侯百福則是真設不寧之侯以爲之
的而射之非僅曰中之可以服諸侯也 史記荑弘
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荑弘乃明鬼神

事設射狸首

徐廣曰狸一名不來

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

從而晉人執殺襄弘

戰國策蘇代曰秦欲攻安邑

恐齊救之則以宋委于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

寡人而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

宋有之君自得之 史記郅都爲鴈門太守得以便

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名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

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像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

見憚如此 獨異志漢時苗爲壽春令謂治中蔣濟

濟醉不見之歸而刻木人書酒徒蔣濟以弓射之

前漢書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
俞更舉兵相攻牂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爲
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
等不從刻木像漢吏立道旁射之 後漢書公孫瓚
敗虜有功詔拜瓚降秋後尉封都亭侯統戎馬 起接
邊寇每聞有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讐敵望塵奔逐
或繼之以夜戰秋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
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
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日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

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遠竄塞外 太公金匱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書丁侯于策三旬射之
丁侯病大劇卜者占云祟在周丁侯恐懼乃遣使者
詣武王請舉國爲臣妾武王許之尚父乃以甲乙日
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巳日拔其腹箭庚辛
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丁侯病稍愈四鄰聞
之皆懼各以職來貢越裳氏貢白雉 蔡床藩餘云
在沙苑詩午日年年射粉團憑誰中的得先餐昨朝
傳道邊情警旋取柔饊製可汗 北齊書河間王孝

琬文襄第三子也以文襄世嫡驕於自負河間王之
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
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擬聖
躬也 北齊書高隆之于射棚上立三像人爲壯勇
之勢顯祖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射棚上可作猛
獸以存古義何爲置人終日射人朕所不取隆之無
以對 彙苑云萬亮爲永康令嚴刻人憚之乃以桃
木刻作亮身煮湯火火熾桃人自鼎跳出 書蕉云
王弼注易刻木偶爲鄭玄像見其所誤輒呵叱之

南史齊高帝本記蒼梧王漸行克暴屢欲害帝

卽蕭道成

常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帝畫臥裸袒蒼梧王立帝于室內畫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欽叔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一佳射棚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電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卽中帝臍蒼梧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威名旣重蒼梧深相猜忌刻木爲帝形畫腹爲射棚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莫能中 異苑云河間沐堅于壁強石勒時監作水田御

下苛虐百姓怨毒乃爲堅形以矛刃斫刺咒令倒斃
堅尋得病苦被極割于是遂殞

後魏書楊大眼爲荊州刺史常縛蒿爲人衣以青布
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正如此
相殺也册府元龜宋葉延父吐延爲郢城寇首姜聰
所刺葉延小而勇果年十歲縛草爲人號曰姜聰每
旦輒射之中則喜不中則號叫涕泣其母曰仇賊之
軀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自苦如此葉延嗚咽不
自勝對母曰誠知無益然葉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

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嘉靖中沈青霞鍊以疏
論嚴嵩謫遼東戍與諸秀士聚徒講學且習射縛草
爲三人一盧杞一秦檜一嚴嵩撫道路楷楊順奏記
相嵩遂纂入叛逆籍中論斬天下寃之

土香泉

名勝志雲前建水州樂榮山山泥有香作餅炙之可
食焚婦嗜之以爲美 香泉在武定軍民府城南三
里泉至春則生香土人每以二三月間具酒肴祭泉
然後汲之和酒而飲能愈衆疾又州西四十五里寶
縣南三里俱有香泉味皆芬冽土人汲去以酸漿蔗
漿鹽梅和飲之 述異記香水在并州其水香潔浴
之可以治病吳故宮亦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
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于此溪上源至今馨香

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塵俗說魏武帝陵中
亦有泉謂之香水 曲江縣志云曹溪水在城南五
十里源出狗耳嶺西流二十五里合湫水昔西僧智
藥經溪口掬水飲之香美異之曰此水與西天之水
無異溪源上必有勝地 入蜀紀見云香谿源山昭
君村水味美甚載在水晶色碧如黛令人可愛 佛
經大仙彼界有池隨月增減其水有八功德一清二
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啞八除病 太平清話
云山頂泉輕而清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而厚流

動者良于安靜負陰者勝于向陽山能者泉寡山香
秀者有神真源無味真水無香然則入功德水以香
居第三而此又云真水無香何也 夢林懸解云秦

始皇驅山岳擬塞東溟常役鬼移之山勢欲動有神
人叱鬼以身扼崖石使不得去今崖上有肩被簪冠
跡以手摩拭作古桂香云 梁史大同十年三月甲

午武帝幸蘭陵庚子謁建陵有紫雲蔭陵上食頃乃
散帝望陵流涕所需草皆變色陵旁有枯泉至是而
流水香潔 岱史云香井在岳南古岳廟前五緝之

從征記云泰山廟前有大井水極香冷異于凡水朱
曰藩詩曰廟前香井識投錢 一統志和州北三十
五里有平疴湯泉其水淡碧沸白香氣襲人有患瘡
疥者飲之輒愈 又陝西鳳縣有香泉自石中流出
清冽而甘宜釀酒 薌泉井在長沙湘鄉縣郭內水
香氣如椒蘭釀酒殊勝若合以他水則變南齊時有
水貢民以爲病罷之 玉香泉在金谿縣東其泉甘
香 郴州城南香山有香木并香泉味頗甘冽

太平清話陸魯望謂洞庭爲清玉北堂四公子傳云

叩公跳探此洞傍方降凡五十里至一龍宮周濶泓
門闕皆龍所衛龍氣闔水霏霏如霧晝夜常晦公跳
在洞月餘飢食青泥如糠米憶歸訪舊而返 雲南

點蒼山有香巖在點蒼山中峯之半香從空來世傳
釋迦佛苦行處 天中記卞山在湖山下有無價香

有老母拾得一文石光采可玩偶墮火中異香聞于
遠近收而寶之每投火中異香如初 列子云禹治

水土迷之一國無風雨霧露不生鳥獸名壺嶺頂有

石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瀣臭過椒蘭

味過醪醴 荊州記南陽有菊水其源旁悉芳菊水
極甘馨其中有三十家不復穿井卽飲此水上壽百
二十三十中壽百餘若七十猶以爲夭漢司空王暢
太傅袁隗爲南陽尹令縣月送水三十餘石飲食澡
浴悉用之太尉胡廣父患風羸南陽恒汲水飲之此
疾遂愈 列仙傳王烈入太行山忽聞山東北雷聲
往視見山上破數百丈石中有一孔徑尺中有青泥
流出烈取搏之隨手堅凝氣味如粳米飯 應天府
志湯溝泉西南三十五里水溫不寒有香氣昭明大

于常浴此呼爲太子泉洪武間賜名香泉 五色線
云翁總曾過洛神女相見後至雙萌逢雨認得香氣
曰此雲雨從巫山來獨我知之 湖廣當陽縣紫蓋
山中分南北二山頂上四垂若繖狀林石皆紺色下
出綠水甘馨異常

黃爲正色

黃者土之正色故五色以黃爲最貴焉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色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象鄴司農註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是則雲色惟黃爲上矣楊升庵云海船候氣見黃氣知有人烟國土見白氣知有山峯巖壑見黑氣則水也則地氣亦惟黃爲上矣海幢小品云近日徽州有盜墓之賊以皮爲帳鑽土入墓骨黃者吉卽易骸而莖白者凶黑大凶則莖骨亦惟黃爲上

矣 又云蔡黃卷晉江人字于省生時胞衣色黃故
父命名黃圈後學使改曰黃卷精易學嘉靖中以貢
授睢州訓導轉汝陽教諭仕終唐府教授德行甚高
睢汝兩地並祀之學宮則胎衣亦以黃爲上矣 呂
氏春秋云尹鐸曰臣嘗聞相人于師敦顛而土色忍
醜註云敦厚也土色黃色也土爲四時五行之主多
所載受故能忍辱醜也 珍珠船云屋柱木無故生
芝者白爲喪赤爲血黑爲賊黃爲善其形如人面者
亡財如牛馬者遠役如龜蛇者田蠶耗五色中惟黃

爲善也 宋志月若變色青爲饑赤爲旱黑爲水黃
爲喜爲德皆以其宿分占之是五色中亦惟黃爲喜
爲德也 仇池筆記云勃遼之洛人善接花歲出新
枝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爲正餘可鄙也

宋古今攷注黃帝素問凡病人色黃爲有穀氣無不
愈者青白赤黑皆爲殃占星術亦然故以黃氣爲喜
色冊府元龜王橘東海人以卜學見知歷尚書左丞
竟陵王校試諸學士惟橘問無不對焉永明中天忽
黃色照地衆莫能解橘云是榮光世祖大悅

工匠神手

閩書羅拱辰馬平人隆慶中任漳南府同知時郡守羅青霄議建敵臺以備敵卽城垣造威鎮閣以興文章知拱辰有精思悉委成焉閣剏城垣因濠爲基至孤峻拱辰取纁纁縛臺式樓櫓雉堞儼然而具較量木入地若干尺四維支柱層累爲臺銖量悉稱其後郡每遭颶風地震之患所在傾圯而臺閣巍然漳人皆稱羅公非獨廉且能也倅工般巧若天授焉

國志魏文帝黃初二年築凌雲臺七年三月築九華

臺樓觀精巧先秤平衆木輕重然後造無錙銖相觔
臺雖高峻常隨風動搖而終無傾倒之理明帝登臺
懼其勢危別以大木枝持之樓卽頽壞論者謂輕重
力偏故也 名勝志云福州烏石山唐名閩山山有

三十六奇曰鄰霄臺臺有不危亭初創之時四面材
瓦土聖工師皆秤而配合戒曰損必勿修修必壞于
是屹立霄漢之中後人不悟而修之曾不逾時而圯

異類與人爲偶

廣異記利州賣飯人其子婦山園採菜爲虎所取經
十二載復還自云入溪山石窟中本謂被食久之相
與寢處窟中舊有四虎妻婦人者最老老虎每持麋
鹿等肉還以哺妻或時含水吐其口中婦人欲出輒
爲所怒驅以入窟積六七年後漸失餘虎老者獨在
後一日忽夜不還婦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又一日
乃徐出行數十步不復見虎遂極力行五六里聞山
中伐木聲往就之伐木人疑是鬼魅以礮石投擲婦

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詰問婦人言已是某家新婦諸
人有隣里者先知婦人爲虎所取衆方信之隣人脫
衫衣之將還會其夫已死翁姥憫而收之婦人亦慙
慙乏精神恒爲往來之所狎 王行甫云正德間木
工丘高奉化人附東吳主人李七船造番中至海傍
渡舟山遭厲將死衆棄之山麓而去數日不死忽一
虎來耽耽咆哮欲噬而不噬若憫其將死者高始怖
甚旣見其不噬沾沾可親因指口求食虎去以兔豕
來不可食虎雖虎也故相依坐身畔飼以乳高得虎

乳日益強健數日起行德虎之甚也高有言虎必帖
耳聽受高度渡舟山曠不可居跡得炭山穴深而煥
命虎負渡河居之拾陶于棄窰燃火于燧石虎暮必
以獸歸始爲烹飪兼野蔬山果而食之漸有牝牡之
事一如夫婦燕婉矣復有雄虎來求配虎怒相搏高
持竿逐之去遠始已虎欲悅高遺獸常饒高以嚮于
山中不乏蓄積餽糧生二子性俱猛虎年十二力舉
數百斤或薦于浙省都督胡公捧檄招來破倭立功
授上賞虎與高死合葬成塚曰虎塚云按廣異記所

載利州婦人之配雄虎反不見生子此奉化男人之
配雌虎反生而爲人豈其稟母氣獨少而稟父氣獨
多耶更足異也 稽神錄云番禺村中有老姥與其
女餉田忽雷雨晦冥及霽失其女姥號哭求訪鄰里
相與尋之不能得後月餘復雷雨晝晦及霽而庭中
陳列筵席有鹿脯乾魚果實酒醢甚豐潔其女盛服
而至姥驚喜持之女自言爲雷師所取將至一石室
中親族甚衆婚姻之禮一同人間今暫使歸寧他日
不可再歸矣姥問雷郎可得見耶曰不可留數宿一

夕復風雨晦冥遂不復見 唐張讀宣室志武陵郡

有浮圖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溢則浮
圖勢若搖動人無敢登有賈人朱峴家極贍生一女
無何失所在遍覓無踪已旬餘一日雨霽郡民望見
浮圖之顛若有人立者隱然文綵峴往視之望其衣
裝甚肖已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峴女也驚訊其故
女口向者獨處有一夜叉長丈餘甚獍異自屋上躍
而下謂曰無懼我也卽攬衣馳去至浮圖上旣而沉
沉然若甚醉者凡數日方稍寤困懼且甚其夜叉率

以將曉卽下視之見其行里中會過一白衣夜叉辟
易退遠百步不敢竊視暮歸因詰之何爲懼彼白衣
者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少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復
窮其故夜叉曰牛者畊田爲君民之大本不食其肉
則上天祐之故我不敢近也女默念曰吾人也去父
母與異類爲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願
終身戒食牛也三祝已夜叉忽自他所歸浮圖上望
某而語曰汝何爲有異志棄我使我再不得近汝從
此別去矣夜叉東向去竟不知其所往女喜甚由浮

圖中得以歸

說類云博士丘濡說汝州旁縣五十

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
倏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
分合得汝爲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
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竊
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礫礫耳如驢馬至地
乃復爲人大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
夜叉與爾有緣終不害爾女素慧謝曰我旣爲君妻
豈有惡乎君旣異靈何不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

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
歸任爾縱觀不久當歸爾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
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
白衣塵中者其物斂手側避或見枕其頭唾其面者
行人悉若不覺及歸女問之向見君在街中有敬之
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食牛肉者予得而
欺之或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錄者悞犯當爲
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授一
青石大如鷄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一夕

風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
至其家墜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
餘 嘉話錄云章仇兼瓊鎮蜀日仇常設大會百戲
在庭有十歲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鵬鶚掠之
而去羣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
上梯而取之則形神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嵩壁飛天
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飼果食飲饌之類亦不知其所
自四日方精神如初 博物志云蜀山南高山上有
物如彌猴長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獼一名化陽

雜俎云名
狐一日馬化

或曰狐獾伺行道婦人有好者輒盜之

以去人不得知行者或每遇其旁皆以長繩相引故
不免此得男子氣自死故取女也取去爲室家其年
少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
復思歸有子者輒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有不食
養其子者其母輒死故無敢不養也及長與人不異
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謂楊皆狐獾化之子
時時相有攫爪者也 黃衷海語云石妖出暹羅峴
崦山疑亦陰精潭人有販船者偕伴數十薪于山中

崖間石壁可鑑漳人袒負石立俄有婦人從石隙出
秀態姝麗非蠻島所有漳人與語媚之迷惑忘反遂
伉儷焉婦日獻草木實殊形異色皆甘脆遂已饑渴
乃導漳人葦茅以居繞舍蒔美竹踰時卽長林蔚蔚
無復寒暑漳人時從婦陟嶽求食每遭猛獸鬼物婦
身爲蔽翼以免習見無怪亦無恐也婦又教之驗草
木榮落以記時歲漳人安之是生二子不自知其流
落海嶼間也所闔草木凡五榮落婦或他出漳人獨
居忽聞伐竹聲往視乃船樵也中有舊侶二輩卽鄉

思油然而向船人道所以請共載以歸乃匿之舟中婦
挾二雛追至沙渚侏儻之聲如怨如嗥擲二雛于水
號噉而去漳人登舟竟瘖不能語 怪錄云弘治間
洛陽民婦阿周山行遇羣猴執歸洞中一老猴妻之
羣猴敬事不敢犯日採山菓爲糧常盜得米粟周敲
石取火炊食之歲餘生一子人身猴面微有毛恒爲
老猴守視不得脫一旦老猴病目周拾毒藥傳而盲
之乘羣猴出遂携子逃歸 瀛涯勝覽云爪哇國有
蘇魯馬益地其港口大洲林木蔚茂長尾猿數萬聚

于中侯者俗云胡孫也老猱爲曾掠老番婦與俱國
人求嗣者必具酒餼祈于老猱猱食之餘縱羣競食
盡少選猱雖雄交以此爲徵求嗣回卽有娠不然無
應也 懸榻篇云予行脚過雍丘主僧爲述鄉先輩

李公海舟筆記李蓋萬曆間以給諫使琉求者內云
行過一島舟中人胥登岸散步少頃風發張帆去遺
一僕舟發不可復返僕臨崖大號良久有女子近身
慰曰無苦此間有穴可同居也僕黽勉隨去至一石
岩甚深潔女進飯狀如黃粟香美特異又時雜採山

菓佐食宵則同寢一如伉儷女子語言肌態盡類中
土人但體上微有青毛因名毛女踰年生一子此島
箐谷深杳毛女日穿林獨往戒僕勿從僕無事亦時
于島邊跋眺冀海舟之復至未幾給諫還過是島念
僕命小泊遣人登岸尋撰僕適于波間望見號呼使
近遂得返但倉卒不及挾毛女并遺其子 誠齋雜
記海人魚狀如人眉目手足口鼻皆爲美麗女子無
不具足皮肉白如玉灌少酒便如桃花髮如馬尾長
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鰥寡多取養池

沼交合之際小不異人 又陽縣地多女烏新陽男
子于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
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于兒衣中則令兒病
故亦謂之飛夜游女 李時珍曰獼猴也生蜀西
徼外山中似猴而大色蒼黑能人行善攫持人物又
善顧盼故謂之獼純牡無牝故又名獼父亦曰假獼
善攝人婦女生子又神異經云西方有獸名獼大如
驢狀如猴善緣木純牝無牡羣居要路執男子合之
而孕此亦獼類而牝牡相反者蓋獼能盜婦女以爲

妻獬能牽男子以爲夫然生子仍爲獸不爲人也博物志則云獬生子爲人一統志辰州府有承平洞在城西一百里林嶺深邃相傳中有野人宋咸平間有一雌者突入山中擒一少年負去置洞巖中與之臥起旣而逃歸又吳元夫鄆州人寶慶乙酉四年漂海適遇風覆舟漂至一島見雌熊引至穴中聚毛爲巢與梨棗獸肉食之與交焉年餘熊生一子皆人像也但畧垂耳又年餘遇舟得歸神異傳云廬陵巴丘人陳濟爲州吏其婦秦在豕一丈夫長大端正

著絳碧花衫色炫耀來從之後常相期于一山澗共
與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如是積年村人觀其所
止輒有虹見秦至水側丈夫以金甌引水共飲後遂
有身生子面如人多肉濟假還秦懼見之乃納兒甕
中此丈夫以金甌與之令覆兒云兒小未可得將去
不須作衣我自衣之卽與絳囊令裹之且云可時出
與乳于時風雨晦冥隣人見虹下其庭丈夫復少時
將兒去亦風雨晦冥人見二虹出其家數年而來省
其母後秦適田見二虹于澗畏之須臾見丈夫云是

我無所畏從此乃絕 後周書突厥阿史那別爲部
落爲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
其小不忍殺之乃刖其足棄草中有牝狼以肉飼之
及長與狼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
使者見狼在側併欲殺狼狼遂逃于高昌國之北山
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圍數百里四面俱山
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大外托妻孥其後各有
一姓阿史那其一也子孫蕃育臣于茹茹居金山之
陽爲茹茹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乃謂兜鍪爲突

厥遂因以爲號。錢堅志宋時一士大夫自浙西赴
官湖外。妻絕矣。舟過楊子江。大風覆舟于金山寺下。
妻孥盡溺。惟大夫賴小艇得脫。哀慟累日而去。三年
後。滿東還。就金山寺。設水陸供薦。禱于佛。以度幽冥。
罷時已四更。童奴掃地。逢一婦人。滿身流淚如饒涎。
裸跣抱柱如醉如痴。喚之不應。黎明衆僧聚觀。大夫
細認之。乃其妻也。命加薰燎。具湯藥。守之至食時。稍
稍知人。自引手接湯。俄而復活。夫婦相持而泣。言曰。
我初沒時。如被人抱脚引下。墜數口水。入水底爲一

綠衣官人携入穴。穴高且深。置我土室中。以我爲妻。
每夜袖糕餅之屬伺我。未嘗茹葷。問其安得此物。云
是水陸會中得來。因告之曰。我困悶已久。試帶我出。
瞻仰佛事。少快心意如何。彼堅拒不肯。求之屢矣。一
夕導我攀險梯危。上寺中。望烟燭熒煌。花旛間列。及
聽疏文。乃是君官位姓名。追薦我者。我料君在此。盤
旋繞寺。不肯返歸。綠衣苦見促。我故遲留。會罷燭強
拽我行。我聞君咳聲。願見不得。緊抱腰。柱被殿打。天
曉始捨去。身墮九泉。不知歲月。賴君復生。皆佛力廣
大所致。喜甚。遂爲夫婦如初。蓋綠衣者水府判官也。

風水之說 附寇樸

鶴林玉露云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常言郭璞精于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刑戮而子孫衰微人奈何惑于其書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子孫必爲侍從官以待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便有此山何賤于唐而貴于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

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
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予以爲祖父子孫原屬一體
安及體鬼禍及子孫。理所必然。卽如周易一書雖曰
辭象變占各有所取。然而高下遠近愛惡攻取得之
于象者爲多。况以先人體鬼所藏而山之高水之深
前後左右反無所取象乎。每見墓之不慎至禍發而
啓其封。或水淹浸。或蟻剝食。慘不可言。與委之于壑
者何異。顧求地則亦有方焉。積德之家子孫雖遇平
恒地師亦能指出佳穴。若夫未有培積徒殷勤而延

名手厚幣以聘局術卒之當面錯過毫釐十里至于
勢力懷據陰謀竊取或跨越他人之坐域或紊亂一
家之昭穆不顧損人惟圖利已天且棄而去之何地
之能福人哉 牧孫公談圃云吳待問得解時母已
八十餘歲欲赴禮部見鄰人泣下降人曰秀才但行
吾遣妻兒往母處卹其失所待問下第不果歸次舉
登第及門方知母已亡問殯所乃在一路隅待問欲
遷鄰人云初卜兆地無何至此樞繩自斷遂藁葬待
問引日者求佳處數時無易路隅之吉遂爲兆域後

諸子相繼登第而冲卿入相 明野紀畧云餘姚謝
木齋遷初其父無子天順初葬祖父母值冰雪不能
前進權厝中途吉壤一地士過曰此地善哉俾勿更
易子孫當作相耳期月生遷中成化乙未狀元後爲
名相欽名營墓卽此地也 蔡虛齋作何椒丘傳曰
何椒丘先生喬新爲其父吏部尚書東園公卜墓地
有宋樞密陳文定公父塋廣昌世稱吉壤其子孫貧
甚欲鬻其墳爲不園宅兆先生曰暴人之父而塋吾
父吾不忍爲也 程史云望江縣富翁陳國瑞以鐵

冶起家爲其母卜地建寧王生精青烏之術延之踰
年得吉于近村有張翁之業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
得地僞使其冶之隸如張翁家議圈承若以禱者因
眺其山木之美而曰我冶方乏炭此可竄以得貲張
翁諾之遂以三萬錢成約國瑞築繕數月而畢塋事
次年清明拜墓上王生與偕翁問其子此山得之何
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爲直
當幾何曰以時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歸治具
邀張翁而館焉款洽者幾月語不及他張翁告歸復

張正堂讌之酒五行葦錢緡三百實繼于篚酌酒而告曰子墓予母人謂其直之賤請以此爲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價不盈千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墓而買地宜也詭以爲治則非也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爲請張翁率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爲君子老夫可強以非義之財耶詰旦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密召其子昇焉由吳待問謝木齋言之凡得地者聽于天可已由何椒丘望江翁言人之得地者必

如是而人事始盡焉 予又考朝野紀畧云徐姚謝
瑩性耿介宣德中從事藩司授福建布政司都事廉
謹有守閩賊鄧茂七作亂欲脅漳州民號于衆曰不
從早晚且來屠城漳民畏死將應之兩司重臣怯懦
逗遛不敢進乃以疲卒土兵委瑩蓋以事敗在瑩功
成歸已時賊勢猖獗瑩兵寡不敵惟以忠義感激人
心漳民聞瑩來皆喜曰謝都事良吏也今來吾屬生
矣瑩至民擁馬首瑩曰朝廷大兵討賊汝輩良民無
從賊自取勦滅民皆歡聲如雷不數日賊果就擒漳

州得免于難塋之力也後以孫遷貴贈少傅武英殿
大學士人以爲活多人之報云是則冰雪阻而塋之
中途者應卽塋也有人事然後有夫助人當返而求
其本矣 閩書云永春縣錦繡山舊名鬼笑宋少師
莊夏塋父處相傳舊有塋者若有鬼物三塋而三推
之便作人言曰此莊某墓及莊塋畢鬼大柳榆卽其
人矣後于光宗時爲少師更名錦繡御書賜之 見
聞錄云大興劉公機其父卒于任公時爲學宮弟子
徒步往護喪歸遂卜塋族人泥于陰陽家言各以生

年與葬期相值久不克葬陸禮部淵之來弔問故族人具道所以公從屏後趨出泣拜曰願以某生年所值月葬父乃克葬後公官至南京大司馬贈宮保則葬日吉凶何必拘而多疑乎 王洙談錄云昔有一士人病其家數世未葬亟出錢買地一方稍近爽塏者自祖考及總麻小功之親悉以昭穆之次葬之都無歲月日時陰陽忌諱與塋穴之法歲中輒遷官秩後其家益盛以此觀之真達者也 補筆記瀕海素少相墓之士祥符中廉州人梁氏卜地葬其親至一

山中見居人說旬日前有數十龜負一大龜葬于此
山中梁以爲龜神物其葬處或是福地與其人以觀
見丘墓之象試發之果得一死龜梁乃遷他所以龜
之所穴葬其親後梁生三子立儀立則立賢立則立
賢皆以進士登科立儀常預薦推恩授假板立則連
典十餘郡爲朝請大夫致仕立儀立賢皆朝散郎徙
居廣州鬱爲仕族至今謂之龜葬梁家

魚有丈夫婦人之號

鮪魚三月遡河而上能度龍門之限則得爲龍東萊
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溺死
海中化爲此魚 烏賊魚一名海伯白事小吏又名
河伯從事又名之曰明府 鰲一名河伯健兒 鼈
一名黑衣督郵 方頭魚頭方味美福州人謂之國
公魚言其頭方如國公頭上冠也 神異經橫公魚
長七八尺形狀如鯉而目赤晝在湖中夜化爲人刺
之不入煮之不死烏梅二七煮之卽熟食之治邪病

嘉州有魚曰魚舅 爾雅翼云旁皮鯽又謂婢妾

魚其形以二爲率一頭在前兩頭從之若媵妾之狀

故以爲名 鯽鯽魚以其好交羣魚若娼然故名鯽

又曰魚遊羣鳥隨之食其涎沫有類于娼 鯽魚凡

魚欲產鯽魚輒砥其腹世謂衆魚之生母 鮓名水

母 海中蝦之小者名蝦姑 異魚圖譜云魚有婢

屣亦有奴屬其名雙偶其形兩肖味皆堪噉出臨海

嶠 又云鯽惟妾魚厥形如爪亦名爲鯽同彼狹邪

淫蟲相適其味孔嘉

說文云魚部凡一百三始鯽終鯽

淡菜名東海

夫人形雖不典而甚益人圖讚云形雖不典而益惟
循一統志廉州文昌縣有魚命井水極清冽相傳
泉與海通中有一大魚頭白俗爲魚命人呼魚命其
魚輒出雲南洱河出公魚似鱗細鱗長不盈尺大
小俱有子味極美雲南澂江府河陽縣出鮑鮮魚
一名康郎魚

石闕水闕

馬氏曰抄成化間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隣家碌軸皆
自滾至麥地上跳躍相闐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
損折闐不可解至曉方息鄉人怪之以曰沉汙池中
以輻沉溪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軸與臼復闐于池
邊地麥苗皆壞秀才李廷瑞急往觀之闐猶不輟乍
前乍却或磕或觸經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廷
瑞目擊其事廷瑞予之交信實人也 通考後齊河
清四年殿上石臼起兩兩相擊齊王及侍人皆見而

異之 又周建德元年濮陽郡有石像郡官令載向
府將刮取金像在道自躍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繩
縛着車壁又絕繩而下 又梁武帝太清二年送石
辟邪二于建陵左雙角者至陵所右獨角者將引于
車上振躍者三車輛輟俱折因換車未至陵二里所
又振躍者三每一振則車側人莫不聳怖又奮起去
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 定海志嘉靖三十二
年定海舟山所忽有石如斗平地滾擲如飛頃刻而
止所城外東高嶺復有石大數十圍跳躍越山而止

石能跳躍則
其能開可也

宋史高宗紹興十四年正月饒州樂

平縣何衝里田畝數十百頃當霽天無雲田中水如
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西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
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夭矯如長虹
聲如雷穿牆毀樓一水闕于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
刻乃解各還故處 西樵野記貴州普定衛有二水
一口滾塘寨一口闢蛙池相近前後正德初吳人從
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擊旣而其響益大居人關戶視
之噴面波濤竟不可遏坐以俟旦其二水一涸一溢

人始知爲水閘也 周靈王三十二年穀洛二水閘

西征記濟水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閘而西流五行

中和三年汴水入于淮水閘壞船數艘 文獻通考

唐明皇天寶十三年汝州葉縣南有土塊閘中有血

出數日不止 彙苑天寶中有術士孫甄生者以枝

間能使石自閘草爲人騎馳走楊貴妃喜觀之數召

入禁中 叟神記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

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百姓驚嘆相告曰石來

尋而石今入建鄉

市

貨殖傳行買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僥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藥小業也而張氏千萬 漢書王君公遭亂不去僧牛 自隱時人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注云僧謂平兩家買賣之價 漢桑弘羊洛陽買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爲侍中故史記曰桑弘羊擢于買監 漢灌嬰睢陽人以販繒爲業從高祖滅項羽封穎陰侯以迎立代王功拜太尉後代絳侯爲丞相楊州分野正值天市垣所以兩浙之地市易浩繁

非他處之比又術者云近世乃下元甲子用事正值
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市井謀利之事 丹鉛錄唐詩

春雲生嶺上積雪在囂間山凹之地堪爲墟市者曰
囂周禮司市之文云禁其鬪囂鬪以力爭囂以口爭
交市之地必爭故禁之則囂之爲市其義從來遠矣
茅止生叢談云漢時尚賤市籍王烈以公孫度欲以
爲長史乃爲商賈自穢得免今以得商賈幸矣市人
于就不解關章甫耶 後漢書古者爲市一日三合
周禮司市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

口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孔奮避兵
河西竇融請奮署議掾守姑臧長時天下擾亂惟河
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 三
輔黃圖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爲會市
但列槐樹數百行爲隊無墻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
持其郡邑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器物相與貿
賣雍容揖讓議論槐下謂之槐市 又楊州人無貴
賤皆喜戴花每花時開明橋之間拂旦有花市 杭
州亦有花市乃宋時市花之地 高士傳毛公蔭公

隱于邯鄲市薛公隱爲賣漿毛公隱爲博徒楚國先
賢傳熊宜僚隱于市南 文昌雜錄世言市井市屬
未曉其義考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
鬻賣者當于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或曰古者
九百畝爲井田因井爲市故云又市中空地謂之廛
師古云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而
言也 江南武寧縣有常州亥本市名嶺南謂市曰
虛以不常會多虛日也西蜀曰瘞如瘞間而復作也
江南惡以疾稱故止名曰亥 天中記梓州易亥子

以九月九日昇今梓州每于初八夜于易玄池中買藥謂之藥市成都于九日爲藥市人盡入市吸藥氣是日雨則有仙人在其中 三秦記云驪山始皇陵作地市生死人交易市平不得欺死者物市吏告始皇死者凌生人生人走入市門斬斷馬脊故云秦地市有斷馬 歲時記務本坊西門是鬼市或風雨曠晦皆聞其喧聚之聲秋冬夜多聞賣乾柴云是枯柴精也又或中秋望夜聞鬼吟云六街鼓絕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有和者云九衢生人何勞勞長安土

盡槐根高番禺海邊亦有鬼市 朝野僉載長安富

民羅會以剔糞爲業里中謂之鷄肆言若鷄之因剔

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有士人陸景

賜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家財巨萬入內梳洗被服

極鮮屏風瓊褥無所不美景賜曰主人卽快活何爲

不罷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馬

散失復業以來家園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 師

古曰僧者合會二家之交易者也驅者其首率也呂

覽云段干木晉國之大狙也學于子夏 三輔皇圖

引廟記云長安市有九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北
四里爲一市致九州之人在茲間夾橫橋大道中市
樓皆重屋又曰旗亭樓在北門大道南又有當市樓
有令署以察商賈貨財買賣貿易之事三輔都尉掌
之西京賦云郭開九市通閭帶闌旗亭重立俯察百
隧是也此語出于廟記是漢時之事則是明時至今
開廟市非無所本矣 史記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
工不如商 王充論衡曰揚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
爲錢十萬願載于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園

鹿欄中之千也安得二女載

二親爲真佛

人之生本于父母道家參証父母未生前先天則父母豈非我之先天也釋氏証本來面目則父母豈非我之本來面目也我儒則曰百行莫大乎孝通乎天地塞乎四海故古聖王皆以孝治天下焉然二親有的的爲真佛者如丁蘭之刻木象父母之形而祀之而木人能變顏能隕淚豈非其彰彰者哉 陳眉公敦本篇云宋大本圓照禪師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爲僧有餘及之徒衆在此

豈無望檀那之施當先爲其大者 楊貞復論讀孝
經曰每日清晨默坐閉目存想從自今現今年歲回
想孩提愛親時光景如何又逆想在母腹中母呼亦
呼母吸亦吸時光景如何到此情識俱忘只有綿綿
一氣忽然自生歡喜然後將身想作個行孝的曾子
侍立在孔子之側無限恭敬無限愛樂 杜鎬初應
舉將試有鼠銜孝經疏置榻前鎬取熟誦果試題出
其中遂與選見爲法官有毀其父之畫象者疑不能
決鎬曰僧道毀佛老像此可比也衆服其審此亦可

見父之卽佛矣 李元陽曰楊黼先生家雖貧耕數畝竭力給親甘旨一日聞蜀有無際大士辭親往訪之途遇一老僧問何所之曰欲訪無際老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安在曰汝歸家但遇着某色衣披袈倒屣者卽佛也遂回無所遇夜至家叩門其母聞子聲喜甚卽披袈而出戶迎之乃向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不必遠慕 纂要云黃蘗運禪師遊方得道思父母至家見一婆子問何處曰運江西婆曰我子出家江西多年不歸因情宿運足心

有太悲今渡爲流足渡矣說一見辭去曰老母不厭
山僧山僧一見母足衆人報其母母是至福清渡運
已登舟母一跌而死運不回但于隔岸舉火云一子
出家九族生天若不生天請佛宴言鄒火燃燄人皆
見其母于火燄中轉爲男子乘光上升後敝此渡爲
大義渡 琅環記云近余友王九蓮居士修淨土一
心觀想夜夢見佛皆聖像非活像也無可奈何一日
遇僧寂公告以故僧曰此特易耳因問居士曰君想
像先公能得其平生容貌乎曰能夢中所見與生時

有異乎曰無異也僧曰佛本無相因物見相自今以後宜卽以先公作阿彌陀佛想先公肩間有白毫光面如真金坐蓮花上其身漸大皆可想像則君先公卽活佛矣居士如法修之自後夢見其父卽心謂是佛久之其父遂引座蓮花與說法要有所得專修益篤尋有父執姓馬者其父未死時爲商蜀中十年不歸一日叩門求見言某日得厄疾死半日被吏執縛歷諸地獄正惶急忽見金光照耀中擁人影跌坐蓮花呼某姓名某諦視之乃尊公也命吏送歸遂活故

不惜遠歸拜謝因問尊公何修而至此居士具以實告焉馬異之亦譬如說求生淨土由此觀之則寂公此法不直能自度兼能度人一舉兩得發前人所未發 宋書劉歊傳四月八日見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像像不成因悲泣不自勝桓序嘆息謂其父牢之曰此兒正爲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 五代史蕭愿梁宰相傾之子性淳謹承事父母未嘗不束帶而見

彩鳥爲文明之象

舊唐書崔信明于五月五日正中時生有異雀數頭
身形甚小五色畢備集于樹鼓翼齊鳴其聲清亮隋
太史令史良使至青州遇而占之曰五月爲火火爲
離離爲文彩曰正中文之盛也又雀五色奮翼而鳴
此兒必文藻煥爛聲名播于天下崔形既小位殆不
高矣及長博聞強記下筆成章鄉人高孝基有知人
之鑒每謂人曰崔信明才學富瞻雖名冠一時但根
其位不達耳拾遺記云吳張承家有鵲聳飛入雲

古者曰鵠是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甲升高之象。當使子孫位極人臣。名擅江表。後承生昭。子輔。吳將也。唐年補錄。王庭湊始生。有鵠數十。朝集庭樹。暮宿簷戶。及長。駢脅。歷居武職。值亂。殺田弘正。推爲留後。子孫相繼一百年。丘濬記畧云。正統壬戌秋八月。予肄業學宮。童子報曰。有鳥集于學宮池北。鵠鵠而小。似鳬。鷺而大。足指蹠。屬毛色蒼白。旁皇四顧。翔擾不驚。蓋平昔所未嘗見。予偕二友往觀焉。顧謂之曰。此易所謂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者乎。書所謂隨。

陽以居者乎。集于江湖漢沔之間。乃其所也。嶺海之
南。隔山越河。胡爲而至此乎。後二年甲子。潞果首舉
丁鄉。又十年成進士。入翰林。累官少保武英殿大學
士。卒謚文莊。禪寄筆談。杭州吏部侍郎李子陽。旻
號東崖。少有文名。成化庚子秋試。八月初二日。李與
同輩入學。晨參。忽五色一鳥。飛入明倫堂。諸生喧縱。
聚觀。竟棲止于梁間。凡二日乃去。衆以文明之兆。東
崖賦詩云。文彩翩翩世所稀。講堂飛止正相宜。祇應
覓德來千仞。不爲希思借一枝。羨爾能知鴻鵠志。催

人同上鳳凰池青錢入選尋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
是歲東崖果以易經發解甲辰廷試魁天下第一